

東廣  
瓊  
州  
府  
瓊  
山  
縣  
志





瓊山縣藝文志目錄

藝文志一 勅表疏

勅

宣諭海南勅 明洪武

勞海南衛指揮勅 明洪武

勅報督臣奏瓊州五色雲見 雍正八年

勅報督 黎歸化 雍正八年

勅等項無著稅銀 乾隆十一年

荒地 乾隆十

補表

明大 學士 邱 濬 本縣人

疏

邱濬

詳建景賢祠疏

正德十年

明 劉春

于配享疏

節錄

明 唐胄

諫發兵疏

節錄

唐 胄

平黎疏

明提學副使右參政 鄭廷鵠

治安疏

明都御史 海瑞

請改海南兵備道兼提學疏

明尚書 王宏誨 定安人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修瓊山學宮記

海瑞

樂耕亭記

為邱郊作

海瑞

水會所平黎善後碑記

王安海

瓊山表賢亭記

表薛遠邢宥邱濬林傑

明僉事

胡榮

新喻人

濱壅圩岸記

明進士中書

符銘

仰止祠記

明廣西僉事

李珊

巡按蔡公散鴻黨碑記

明吏科左給

許子偉

廷府學尊經閣記

明副使

唐可封

富順人

瓊州府儒學記

張泰

海南道梅巖孫公生祠記

明副使

戴燿

長泰人

改建兩伏波祠碑記

戴燿

金粟泉記

明元 黃士俊 順德人



瓊山縣志卷之二十四

藝文志一 勅表疏

勅

宣諭海南勅

明洪武

蓋聞古先聖王之治天下也一視同仁無間遠近  
况海南海北之地自漢以來列爲郡縣習禮義之  
教有華夏之風者乎頃因元政不綱羣雄並起朕  
舉義除暴所向廓清邇者師臨南粵爾諸州郡不  
煩於傳檄奉印來歸向慕之誠更可嘉尚今遣使  
皆往諭朕意爾其益盡乃心以輯寧其民爵賞之  
錫當有後命

勞海南衛指揮勅 明洪武

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方數千里歷代安天下之  
君必遣仁勇者戍守地居炎方多熱少寒時忽瘴  
雲埋樹若非仁人君子豈得而壽耶今卿等率壯  
士連歲戍此朕甚念之今差某往勞

勅報督臣奏瓊州五色雲見 雍正八年

上諭廣東瓊州於三月十八日祥雲朗耀煥彩繽紛自  
卯達辰經歷兩時之久年來奏報慶雲者甚多朕並未  
以爲祥瑞屢降諭旨勸勉地方官民各修職業益加  
勉以迓

天庥

勅報督撫臣奏瓊黎歸化

雍正八年

上諭生黎誠心向化願附版圖朕念其無田可耕本不忍收其賦稅但既傾心依嚮若將丁銀全行蠲免恐無以達其輸誠納貢之忱忱將遞年每名輸納丁銀二分二釐之數減去一分二釐止收一分以作徭賦地方文武大臣時時訓飭所屬有司員弁等加意撫綏悉心教養務令安居樂業各得其所所以副朕胞與地方之至意勅免瓊州牛薪等項無著稅銀

乾隆十一年

上諭內閣廣東瓊州府屬應徵牛薪等項稅銀四千二百餘兩據該督撫查奏此項稅銀內有無著銀一千七百餘兩實係畸零小戶難以照舊派徵等語朕思牛薪



等項稅銀雖載在全書例應徵納今既查明此內有無著銀兩若按額徵輸民力未免拮据著將廣東瓊州所屬應徵牛薪等稅內無著銀兩加恩永遠豁免俾邊海貧民不致有追呼之擾

勅開墾瓊州荒地

乾隆十八年

上諭內閣據廣東巡撫蘇昌等奏稱瓊州爲海外瘠區貧民生計維艱查有可墾荒地二百五十餘項請照高雷廉之例召民開墾免其陞科等語著照該撫等所請查明實係土著貧民召令耕種免其陞科給與印照永爲世業仍督率所屬女協辦理庶土無遺利俾該處貧民得資種植

表

進大學衍義補表

明大邱濬  
學士

臣竊見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  
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  
修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  
臣不揆愚陋竊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  
之言補其闕畧以爲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爲十二  
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  
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  
嚴武備曰柔遠方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爲  
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爲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

一卷目錄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闕也前書主於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大而簡臣之此書主於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今已繕寫完備謹撰表文一通附寫卷首以進伏念臣濬遠方下士叨冒朝廷厚祿六轉官階以至今官一家溫飽三十餘年今年近七旬常恐一日委命九泉有負國恩無以爲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師儒之職無政務之擾得以暇日纂成此編第以性質昏庸學識迂僻加



以老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誤  
然區區一念忠君愛國之誠蓋有出於言語文字  
之外者况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撰無一而  
非古先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參以本朝  
之制附以一得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  
有以裨助聖政之萬一伏望皇上寬其妄作之誅  
察其願忠之意於清閑之燕時賜省覽遇用人則  
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類與凡臣  
庶有所建請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其本  
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眾必有古人之事合於今  
時之宜者矣於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

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察其幾微之先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臣妄意著書之本指也臣之精力盡於此書皇上親政之始而繕寫適成盖有幸然也冒昧進獻不敢自謂其皆可用儻採於千百之中用其一二見於施行以成治效使臣平生竭力盡瘁報國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之一則臣學爲有用而歿爲不朽矣臣不勝懇悃願效之至

疏

上孝宗皇帝疏

邱濬

仰惟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歲在戊申我皇上紀  
元之始歲又在戊申謂上天無意可乎謂聖祖在  
天之靈無意可乎謹按宋儒邵雍皇極經世書謂  
國祚大數以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三代以後惟漢  
唐宋國祚爲最長然皆不能滿其國祚之元數自  
百五六十一年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趨於弊風俗  
日趨於薄紀綱日趨於弛由是馴至於不可振起  
而底於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  
亨之際宮闈安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患天示



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不知信

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故也向使  
其君若臣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修省以祈  
天丕命其國祚豈止於此哉我聖祖功德之大上  
格天心爲上帝之所孚佑而眷顧之無已仁愛之  
不忘故於世道升降之會嗜欲開先之際生不世  
出之主而處於困心衡慮之中出非常之變而當  
其居潛養晦之日是成化年間災異之生皆自古  
史冊所罕有者彗星凡三出紫微太微天市三垣  
與夫三台北斗無不掃遍兩京畿暨十三藩司所  
奏地震毋慮五六百次舉聲餘殃至宏治之



初猶未已也邇者彗星又見天津地震天鳴無異曩時異鳥三鳴於禁中考之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而侵三垣台斗爲重地變莫大於震動而在京師邊防爲急禽鳥動物得氣之先其變尤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彗孛僅三書地震僅五書飛禽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其咎徵之應深可畏也然我祖宗積德累仁先帝敬天愛民皇上清心寡慾無有致災之理而天之示變乃如此夫豈無其故哉天不言因其必然之數而示以顯然之象使人見其象推其數盡其當然之人事而求所以勝天則能變凶爲祥矣

夫人所以能勝天其道何由修德而已蓋天之  
與人雖有懸隔之勢而實有感通之理上天監觀  
於下念我聖祖有功於天地有功於生民有功於  
自古帝王知其氣運至此必有適然之數故豫生  
聖人以待之屢出災異以儆之其生聖人也必使  
之早歷殷憂其出災異也必示之以非所常有由  
是而觀可以卜知天之意有在而祖宗在天之靈  
有所屬也恭惟皇上稟非常之資膺重明之運於  
太祖開基百二十年之後稽之邵數以三十年為  
一世至百二十年則四世矣四世則當四時之數  
而為一基也歲事周矣月窮於紀星回於天至是

則三陽開泰萬象維新之時焉當此之時事必更始使舊者新廢者起闕者通缺者完然後可以延而長之以固久遠不拔之基其斡旋之機正在今日皇上當此大任遇此大機當可爲之時有可爲之勢烏可泛然苟然坐失其機會而不思所以預爲之計哉臣願皇上體上天仁愛之深念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大本清一心以應天下之務上畏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言謹好尚而不流於異端邪見謹用度而不至於耗國害民謹任用而不失於偏聽獨任防愆而剛爲之制思患而豫爲之防凡聖心有所思爲有所謀臥將有爲



也將有行也與臣下有所論奏建置也左右有所  
陳說求請也則反求諸心熟思而審處之曰此事  
果合於天理否乎果順於人心否乎果適於時宜  
否乎其於聖賢經史有無該載其於祖宗彙訓有  
無違悖其於當世軍民有無利益物論以爲是否  
人情以爲便否清議以爲善否一事之行而衆思  
是集訪於衆而斷於獨然後審緩急之宜量輕重  
之劑循先後之序以見於施行焉夫如是是惟不  
行行則合天理之公卽人心之安適時措之宜而  
天下後世享其福矣雖然人君一心而攻之者衆  
一日萬幾而應之不暇人人各有所見而欲效其



所見人人各有所能而欲售其所能人人各有功  
求而欲遂其所求揣摩窺伺覘吾意氣之所嚮引  
誘激發逢吾心志之所欲投間抵隙覘吾機便之  
可乘上纔畧露其機微衆卽據以爲幸會而入其  
說獻其計引其人植黨與排異己求差遣乞恩澤  
希爵賞覓田宅無非欲攘貨賄以肥家結親倖以  
固寵冒爵祿以貽後是皆爲其身謀爲其家謀爲  
其親戚及所交私之人謀豈有毫髮謀國之心哉  
皇上誠能養心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  
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懷永  
圖勤政務以宏至治信任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

人之善示淳樸以爲天下之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輩曉然皆知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樸而不在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任用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倖也在乎正直而不在諛佞也朝廷之上小人不<sub>敢</sub>肆其姦君子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者不能遷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不足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然而小人執一偏之見各徇其一家之說各騁其一己之

私互相標榜交相證助迭相游說屢變以求勝  
方以遮飾必欲踐其所言成其所謀遂其所大欲  
而後已苟非上之人據正理以折之稽古道以正  
之按國典以諭之安能服其心而遏其勢哉臣不  
佞謹擬爲數條以進自今以後臣下有言佛道二  
教可以延福祚者請折之曰古之帝王好佛者  
如梁武帝餓死臺城子孫自相魚肉以至於亡崇  
道者無如宋徽宗爲金人所執崩於五國城親王  
公主隨行而死於虜者四十餘人其效何如也有  
言修煉金丹可致長生者請正之曰後漢魏伯陽  
作參同契宗張平叔作悟真篇教人煉金丹以求



長生必其人真得其傳果長生不死至今猶在天  
地間也二人者今安在哉求其人不復見則是其  
人亦死其術不驗也有言朔造寺院以楹福田者  
請諭之曰本朝於兩京造天界大報恩大興隆寺  
朝天大德靈濟等宫外此又有前代舊基累朝別  
建之所所以奉佛老之教無以加矣若又大興工  
木勞人之筋力則人怨費國之資財則國貧使彼  
所謂佛天尊尚存見人之窮苦怨咨以營其居必  
不能一朝居也有言印造經懺以求利益者請諭  
之曰佛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卷道藏七部四千  
四百三十一卷皆有板本印行外此又有經廠所



刻書肆所售之本何用別刻新部爲哉刊一部充  
夾之板費中人十家之產工匠之役楮墨之用不  
免勞人耗財致其嗟怨使彼所謂佛天尊有靈聞  
人印造其書如此勞費其心亦必不樂也有言修  
齋設醮必須豐盛者請折之曰古人祭天享地器  
用陶匏酌用明水就二教言之彼亦有酌水獻  
之說况其爲教以清淨慈悲爲事若見世人奪小  
民衣食之資以供養之而致其饑寒困苦哀怨無  
聊如此其肯歆饗之哉有言誦經持咒可以禳度  
者請正之曰佛氏四十二章經老子道德經無誦  
數之說後世求食之徒乃假佛天尊言以作經爲

言六誦此經可以消災得福倩人聚誦計其遍數  
與人傭錢縱誦千萬億遍何益於佛天尊而以為  
我功而錫福祐耶有言崇重西僧以求秘術者請  
諭之曰唐宋以西番每為邊患元人崇重番僧遇  
有邊患遣僧諭之本朝因元之舊封其首長為王  
蓋為地方計非用其秘密之術祛攝之法慶贊旒  
食之科也况今番僧多非本種往往作奸犯法大  
為國家之蠹今按舊例供給之足矣有言事神以  
求福祐者請正之曰周禮祭祀以馭其神人君為  
神人之主豈有反求私福於所馭之理哉禮之所  
謂祈報祭崇者為民而已非為己也孔子謂祭非

其鬼爲詔况扶鸞箕咒符水效巫覡之爲哉有言  
宴饗物品必須豐侈者請正之曰古人宴饗以示  
慈惠以訓恭儉蓋主於娛親禮賓不爲飲食觀美  
也後世窮奢極欲一日之食而費小民十年之用  
一宴之設而害物產百千之命暴殄天物於無益  
非所以惜福靡耗民財於不貲必不免歛怨豈可  
因口腹之欲而損國家之經費縱奢侈之欲以虧  
人主之儉德乎有言匪頒賜必欲如舊例者請  
諭之曰古人賜予以報功庸以施恩惠蓋主於激  
勸人心非以厚私周急也祖宗盛時帑藏充積而  
人員尚少今則所儲之物比舊爲少當給之人比



舊加多就一人所得計之所得固少總計國家之所費蓋已數倍於前非獨在上者當爲民惜財而臣下亦當爲國惜費也有言寶石可爲服飾觀玩者請折之曰成化末年收寶石人間所有盡入內府矣自古中國所寶者金銀珠玉是有用之物金元之世此物初入中國色不如玉之溫潤質不如金之從革是皆細砂碎石稍光澤者爾朝廷用之則價增百倍不用則荒歉之年鄉落之間以斤兩易斗升之米不可得也有欲於街市和買以應用而取直於官府者請諭之曰唐人官市爲史臣所譏堂堂朝廷白奪民物於廛市富有四海而賒貸



於小民豈可聞之四遠哉且市井小民勞刀錐之利以資口腹一人一日不得利則一家一日不得食今官府雖非白奪然令其領價於內帑移文伺候動經旬月所得不償所失小民何以爲生哉有欲求闕田以爲己業者請諭之曰君之所以爲國者民也民之所以爲生者田也民耕田出租賦以供君君散民賦以爲官之俸祿旣食君之祿則不當侵民之利今近畿之地生齒日繁役重民貧無地不耕何田無主縱使有闕田亦當周急不當繼富也惟知爲家植利而不思爲國保民可乎有言欲差官於外織造措辦者請諭之曰古人有言財

不可豐去其害財者事事皆爲減省財用自然豐足且織造錦綺紗羅措辦器皿物事其工本皆出於民官府見有行使帑藏尚有收貯眼前未至乏絕如果將盡絕亦須待豐稔之年然後舉行可也有獻珍玉之器以希賞者請折之曰器取適用而已苟製一器而費百器之材用一工而費百工之力耗財貨於無用費工力於無益何爲也哉夫人之所以蓄奇巧華美之物者欲以誇耀於人也尊居九重富有四海其尊無對其富無倫况宮闈邃密門禁深嚴外人無由而至將誰誇哉有言宮室損壞必須改作者請諭之曰前人遺構皆極其僕

素渾堅後人輕易改作往往不及於前若謂其窄  
小不足以居必爲修廣則前人何以居至今日乎  
非不得已不宜動作動作不免取民財役軍力今  
公私匱乏士卒疲勞已甚一旦有事將何所取用  
而責誰以敵愾禦侮哉有欲折糧以備顏料者請  
諭之曰戶部錢糧歲有常數一歲之入僅足以供  
一歲之用稍有贏餘則留以爲荒凶之備軍旅之  
需而工部顏料不過以爲宮室器服之用人不食  
則身死國無糧則人散豈可輕耗戶部之經費以  
爲工部之營造不幸而有不測之變非常之災何  
所取以應用哉有言工作之人勞苦欲希陞賞者



請諭之曰國家之於百工技藝有官者各有俸祿無官者亦有糧給所以作勞成效皆其職分當爲者也因事而不時賞賚秩滿而循資陞用可也乃欲一次畢工一次陞賞國家安得許多官職錢糧哉有言所司乏人使用而欲於額外增置者請折之曰有此衙門則有此事務有此事務則有此命令之人必有簿籍鄉貫可考宜行各衙門勾解以足其數中有戶絕者方可按名簽補今公私俱困凡事宜從減省姑宜照舊取辦可也有進工巧之人欲授之以職者請正之曰禮言毋作淫巧以蕩上心蓋以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天下安危生民伏

戚皆由乎此使其心常囿於禮法之中必不輕費  
民財必不輕勞民力財不輕費則斂於民也薄力  
不輕勞則役於民也輕而天下安矣苟其心蕩然  
出於禮法之外凡所以奉已而適用者皆欲華麗  
精緻不免費財而勞民以爲天下之害如此等人  
豈可引而用之而加以官職使居左右哉有技藝  
雜流欲得文武要職者請正之曰名器所以重者  
以人不易得也人人可得則人輕之矣自古帝王  
以爵祿鼓舞一世之賢能不徒惜名器而又別品  
流旣惜之又別之則得之者以爲榮不得者不敢  
萌倖心人人不敢萌倖心則得者愈榮而名器益

重矣况彼技藝之流各有本等之官隨所業而授之可也有無出身人欲於文武官常員外添註者請正之曰官職有常員歲計有常數今無故欲於常員之外多增官員增一員之官則增一員之俸盍思漕運之米至京師者率三四石而致一石農民耕作之勞士卒漕輓之苦官吏征輸之慘用以供養官吏俾其治事以安民然常年之儲出入止於此數入者不增出者乃加至數倍焉歲計何由而充國力安得不屈况名器因之而輕流品因之而混紊功庸之次序廢銓選之資格倖門既開捷徑旁出有財者可以財求有勢者可以勢得待缺



者老死於選調立功者拘礙於文法公道不明廉  
耻盡喪而欲求治難矣凡此二十二事臣特以皇  
上耳目所及者細微淺近之事而言耳由是推類  
以盡其餘則凡天下弊端有小於此者亦得以漸  
而除國家至計有大於此者皆可以次而行矣聖  
學高明義理融貫此等之事諒其必無臣猶喋喋  
以爲言者杞人之憂天野人之獻芹蓋一念憂國  
愛君之心出於忠誠懇切而不自知其不可也誠  
以天下之事何嘗不起於細微何嘗不起於淺近  
惟其以之爲細微淺近也姑且聽之姑且行之積  
習久而見聞熟遂認之以爲固有循之以爲當然

而不以爲非遂至損朝廷之大體壞祖宗之家法  
空國家之帑藏失天下之人心宗社因之而危國  
脈因之而促未必不起於斯也皇上儻不以臣愚  
迂昏昧而棄其言聽政之下宮中無事將臣所過  
料者時賜省覽一得之愚或有契合於宸衷或有  
啟發於聖志留神省記紬繹於心思之間萬一臣  
下有所建白求請偶與所料者合卽乞皇上運思  
以發揮之加意以刪潤之推類以擴充之發以確  
斷形於詔旨以正之折之諭之使騰利口以售其  
奸者氣餒而失其便騁私智而求所欲者心服而  
知其非耳目所及者旣已如此則內而宮闈朝著

外而郡國邊鄙莫不革心向善聞風知警則接於  
見聞者無邪僻之思形於設施者皆正大之事矣  
化源既清國是自定國家之大本以立而不爲小  
人所動搖天下之至計可施而不爲異議所排阻  
於以彌非常之天變於未然於以延過歷之國祚  
於有永使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而漢唐宋  
不足言矣所以然者何莫非皇上修德以勝天之  
明效大驗歟臣荒陬孤生誤蒙朝廷任用性迂而  
執心不當憂而憂事無可慮而慮雖於中道不能  
無過然平生所存所學惟在於此不以既老將死  
而改少壯之素志故不覺云云之多如此也伏望



皇上憐其慙直之愚赦其干冒之罪臣不勝拳拳  
懇悃願望之至謹具題以聞

請建景賢祠疏

正德十年

明劉春

竊惟崇祀先賢非但表章於既往實以激勵於將  
來已故少保兼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謚  
文莊邱濬起自甲科厯事列聖惓惓以經世宰物  
忠君報國爲心修職之暇著書垂訓今考其學的  
世史正綱蓋欲學者首明綱常以端本原而大學  
衍義補則皆酌古準今隨事制用期於應變以成  
天下之務誠用世之學於世教非小補也晚入內  
閣志見於行非空言者不久而没人咸惜之若不

崇祀表揚何以風示天下訪得瓊州府見建有奇  
甸書院州人以宋學士蘇軾謫爲是州別駕時作  
書推明絕學以啟迪邦人至今思慕建祠設主私  
祀於中合行該府量爲修飾而增設邱濬神位每  
歲春秋致祭庶海內之士聞風感慕學於家者當  
務有用而仕於時者當思建功於國家用賢圖治  
之意不爲無補矣

爭配享疏節錄

唐 胄

三代之禮莫備於周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  
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周公有聖人之懿制禮作

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曾子問而已。非謂有天下者必皆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不然。周公輔成王踐阼其禮皆爲成王而制於周公。爲嚴父於成王則爲嚴祖矣。然周公歸政之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後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誤會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昔有問於朱熹曰：周公之後當以文王配耶？當以時王之父配耶？熹曰：只當以文王爲配。又曰：繼周者如何？熹曰：只以有功之祖配。後來第爲嚴父說所惑亂耳。由此觀之，明堂之配不專於父明矣。今禮臣不能辨嚴父之非，不舉文



武成康之盛而乃濫引漢唐宋不足法之事爲言  
謂之何哉

諫發兵疏節錄

唐 胄

今日之事若欲其修貢而已兵不必用官亦無容  
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請一一陳之古帝王  
不以中國之治治蠻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  
也太宗既滅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  
兵連不解仁廟每以爲恨章皇帝成先志棄而不  
守今日當率循二也外夷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  
五代至元更曲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  
而嶺南外警遂稀今紛爭正不當問奈何殃赤子

以威小醜割心腹以補四肢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爲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之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而止况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爲殷鑒四也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雖兵亂尚纍纍奉表牋具方物欸關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卻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此責之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餉

今四川有採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  
儲數十萬率耗於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  
在軍儲悉輸將作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六也然  
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詔之役始  
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役始今北寇日強據我  
河套邊卒屢叛毀我藩籬北顧方殷更啟南征之  
議脫有不測誰任其咎七也錦衣武人闇於大體  
倘稍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卽令按問  
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爲謀且  
今嚴兵待發之詔初下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  
憂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請停遣勘宮罷一切



征調天下幸甚

平黎疏

明提學副使右參政鄭廷鵠

瓊自開郡以來迄今蓋千六百餘年無歲不遭黎賊之害然未有如今日之慘者也蓋其盤山踞崙其中州縣反為之外捍是彼無外寇也食飽棄餘狼悍豕突至虔劉我人民坑陷我官軍是我有內憂也其地彼高而我下彼膏腴而我鹹鹵其勢彼聚而我散彼無外寇而我有內憂則州縣之兵罷於奔命何日而有息肩安枕之地哉臣生長地方竊嘗訪之故老得之征人聞其出戰之時人挾數矢以一當百無不應弦而倒者矢盡力窮遂竄身

荆棘中獸奔鳥伏故我軍至有臨險歛歛而止爾  
故前日倡亂不過止強石松諸賊其勢尚孤今連  
昌化感恩之寇其黨日熾若進兵非調狼目募打  
手加集數萬人不可臣聞成功在勇圖揆在謀克  
捷雖難經畧爲上臣嘗考今昔勦除黎患者見二  
大舉焉元至元辛卯黎叛十月渡師又明年七月  
深入黎巢盡空又明年春刻石五指黎婺山而還  
中間雖二經變故而謀不亂卒以成功可謂捷矣  
但元夷俗得則棄之猶能奏置屯田府立定安會  
同二縣至今衣冠文物稱爲名邑此以知其可經  
畧也又前嘉靖十九年黎叛後軍陷沒請兵討之

明年大渡師徒十二月直破其巢崖州諸崗無處  
不至未嘗不大捷也但班師太早漏網數多誠有  
如前奏各官所言者當時識者見賊巢德霞平衍  
可耕可守擬建州縣招集新民以絕異日之患然  
一時失議遂爾毀成故黎賊一聞兵出相率歸巢  
兵散於前賊聚於後謂官軍能捷而不能守故也  
欲其不爲今日再舉之害其可得乎此以知其不  
經畧之害也故臣不患成功之不早惟患圖揆之  
未周不患克捷之無日惟患經畧之無術何也岷  
臂徒張其技有限蟻封雖密其險可夷徒以激於  
有司殺人無數遂以肆行無忌爾今文武之臣戮



力同心一旦大軍臨之勢如破竹但願先事要在  
圖揆後事要在經畧深以前車爲戒始不貽後日  
之悔也何謂圖揆謹條三事崖黎地方大勢南出  
崖州西出感恩西北出昌化北抵凡陽黎岐東通  
郎温嶺關三崗然二崗實萬州陵水之衝地形外  
險內實坦夷賊若被攻甚急其合二崗以擾我陵  
水必矣爲計當先分奇兵由陵水以攻二崗彼二  
崗之賊自救不暇然後大兵直擣崖賊巢穴使其  
黨渙於東勢分於西莫知端倪自相疑貳而風霆  
之下悉可擒也此其所當圖揆者一也前奏又云  
元惡那燕等已入凡陽構集岐賊此或有之但恐

其所搆集或卽卽温嶺脚之賊也蓋此賊十九年  
陷我軍不數日羅活賊黨卽傳箭崖州徵納百牛  
抱宥賊黨卽傳箭九所屯亦然其與之搆禍通謀  
久矣此或嫁禍黎岐以多方誤我或聲言搖惑以  
堅黎岐助逆之心皆未可知此其所當圖揆者二  
也黎賊原無奸細其消息動靜出於所轄上舍故  
百年之禍皆土舍釀成之黎將附籍州縣百計沮  
撓有司或失黎心多方煽惑已成禍變又走泄軍  
機若使嚮導我軍遂道迂迴險阻以致陷沒如成  
化時之王道乾前歲之符文龍是也防杜之術不  
可不謹又發軍興制所貴不擾而首功之數不可

預定此則用兵之事所當圖揆者三也何謂經畧  
謹條三事一曰一勞永逸之計夫瓊人與此賊共  
此土也數年一反數年一征雖往往克捷所傷多  
矣天地之心並生育豈若馴以縲籠置之莊嶽易  
介鱗而爲衣冠是誠有望於今神武之化獻馘之  
後願招集新民定以約束因其勢而利導之多興  
學宮禁挾弓矢使不得復爲狼豕之態則堯舜之  
世尚復有黎哉尚復有反且征者哉若徒得而棄  
之不復經畧如前歲所爲反滋今日之禍則興兵  
動衆終無安時真大鑿也二曰恢復故土之功臣  
按崖州輿地本自數百里也故西一百五十里有



隋延德縣址東南一百三十里有唐臨川縣址東  
五十里有唐落屯縣址西一百里有漢樂羅縣址  
感恩東北七十里宋鎮州址原附郭有鎮寧縣  
址今俱在賊中所當恢復者也况又有德霞之膏  
腴千家羅活之饒足招集之後願建州縣因以屯  
田且耕且守務廬其居而東南其畝又由羅活磨  
斬開路以達定安由德霞沿溪水而下達於昌化  
道路四達屋廬相望井里既定豈不爲國家增拓  
輿地哉三曰久任責成之道漢建武十七年馬援  
已平嶺南所至卽置城郭興水利條建封溪諸縣  
又申明漢律傳爲馬將軍故事至二十年秋始還

豈不貴綏定之術乎願乘征討之餘威震懾山谷  
建參將府於德霞聯絡州縣亦如馬援故事治城  
郭興水利條奏便宜行事以鎮安人心其新附之  
民尚有異志者設法遷徙之或於海北地方屯田  
或於附近衛所入伍如漢徙濬山蠻七千餘口於  
江夏以示絕禍本徐求仁明之長慈惠之師奏留  
久任以終其事其庶幾乎瓊人萬世瞻仰在此一  
舉臣待罪諫垣以言爲職知而不言罪也况切臣  
鄉土聞見且真言而不詳亦罪也故敢干冒天威  
伏望勅下兵部再加詳議

治安疏

海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亦惟以責寄臣工使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陳之昔漢文帝賢主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人之美將不免於怠廢此誼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幾致刑措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選舉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



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  
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  
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  
一時差快人意然嵩罷之後猶嵩未相之前而已  
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漢文帝遠甚蓋天下之人不  
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猶賴臣工匠弼今乃  
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元藥同辭表賀連宮築  
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  
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正  
言者諛之甚也然媿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  
何如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

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  
真是陛下之心惑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  
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官多  
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  
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謂陛下厭薄  
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陷  
陛下於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上  
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陛  
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  
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  
有所謂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

八世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書於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爲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真爲無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



計左也卽觀嚴嵩有不下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

今爲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

任有聲宦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寧爲嵩之

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爲趨

避乎卽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

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

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

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陷君之恥置其身

於臯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

此在陛下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於輕

舉度世徹精勞神以求之於繫風捕影茫然不可

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  
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  
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

請改海南兵備道兼提學疏

明尚書王宏誨定安人

竊惟今天下稱邊遠而苦多事者則廣東是已而  
廣東所屬最遠而苦者尤莫如瓊州瓊州去京師  
水陸計將萬里上官大吏終歲不至其地中間吏  
情民隱蔽而不獲上聞者常十而九姑不具述獨  
儒生之苦乃臣生長於斯自少所稔聞而身慮者  
感激一念積有歲年幸今叨蒙國恩備員史館復  
際聖化雍熙四海章縫輩舉蒸蒸然仰見德化之

成而臣海邦儒生苦切至情遠望天門無由自達  
故敢不避斧鉞披瀝爲陛下陳之該瓊州府所轄  
地方爲州者三爲縣者十環海而周爲里者凡三  
千有奇青衿學子每歲集督學就試者不下數千  
計然遠涉鯨波之險督學憲臣常不一至每大比  
年駐節雷州行文調考自瓊抵雷航海而北近者  
如瓊山定安文昌澄邁臨高會同樂會七縣或二  
三百里或四五百里遠者如儋萬崖三州陵水感  
恩昌化三縣多至七八百里或千餘里貧寒士子  
擔簞之苦已不待言及其渡海率皆蜑航賈船帆  
櫓不飾樓櫓不堅卒遇風濤全舟而沒者往往有



之異時地方安靖所慮者風波耳邇來又加以海  
寇出沒歲無寧時每大比年揚揚海上儒生半渡  
盡被其擄貧者殞首而無還富者傾家而取贖其  
幸無事者皆出一生於萬死耳言之可爲痛心至  
於督學憲臣多不知其苦祇執常格嚴程限試諸  
生迫於期會不憚危險所傷甚多如嘉靖三十有  
六年覆沒者數百人臨高知縣楊址與焉併失縣  
印可爲往鑒間有一二搢學能體卹亦不盡行文  
該府截考實緣作弊黜陟不舉考察不行教化廢  
弛士習厭怠甚如隆慶三年恩貢例惟瓊山定安  
澄邁會同等三四縣考餘各州縣以一時遠不及

試竟置不錄致使朝廷浩蕩之恩遠方士子未獲  
霑被臣竊觀天下儒生之遠而苦者未有如瓊之  
甚者也查得陝西甘肅地方先因隔遠提學巡歷  
不周改屬該御史至今稱便瓊州之遠無異甘肅  
而艱難險阻抑又倍之揆之事體誠為相同即今  
巡按提學俱不至而海南道額設有兵備副使一  
員駐劄本府臣以為此事為誠宜屬之伏望皇上  
敕下該部如果臣言不謬即照甘肅截考事例改  
海南兵備道兼管提學道換給敕命每遇員缺必  
選科甲之有學行者充之其瓊州一帶師儒考試  
巡察任其便宜行事如此庶見聞習而人材之賢

否不淆法度新而舊化之流行不壅矣

瓊山縣志卷之二十四終

瓊山縣志卷之二十四

藝文志

二十六



以川鼎志 卷三十四

瓊山縣藝文志目錄

藝文志二記上

記

伏波廟記

宋蘇軾

惠通泉記

蘇軾

威武廟碑陰記

宋李綱

瓊州通守劉公創小學記

宋莊方

瓊州學明倫堂記

宋朱子

瓊州知樂亭記

宋子

重修瓊山普明寺記

元參政虞集臨川人

重葺天寧寺碑記

明唐舟

瓊州府射圃亭記

明左僉都御史邢宥文昌人

瓊州府學祭器記

邱濬

瓊山縣學記

邱濬

雁集瓊庠記

邱濬

藏書石室記

邱濬

重建瓊山縣署記

邱濬

可繼堂記

邱濬

石門義學記

邱濬

瓊州府社學記

明尚書霍韜南海人

瓊州府學科目題名記

明侍郎鍾芳本縣人

先賢祠記

明大學士李東陽茶陵人



桐敦書院碑記

重修趙考古墓碑記

員山里記

浙江按林士元

唐 胄

瓊山縣儒學記

鄭廷鵠

修瓊山學宮記

海 瑞

樂耕亭記 為邱郊作

海 瑞

水會所平黎善後碑記

王宏誨 定安人

瓊山表賢亭記 表薛遠刑有邱濟林傑

明僉事 胡 榮 新喻人

濱壅圩岸記

明進士 符 鈞

仰止祠記

明廣西 僉事 李 珊

巡按蔡公散濶黨碑記

明吏科 左給 許子偉

建寧學尊經閣記

明副使唐可封 富順人

瓊州府儒學記

張泰

海南道梅嚴蔡公生祠記

明副使戴禧 長泰人

改建兩伏波祠碑記

戴燿

金粟泉記

明元 順德人 幸黃士俊

瓊山縣志卷之二十五

藝文志二記上

記

伏波廟記

宋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為燹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叛嶺南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均矣古今所



傳莫能定於一自徐聞渡海適珠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一髮耳艤舟將濟股慄魄喪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者必卜焉某日可濟乎必吉然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權衡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孰能如此自漢以來珠崖儋萬或置或否楊雄有言珠崖之棄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班班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地以徐聞為咽喉南北欲濟者以伏波為指南事神其可不恭某以罪謫儋耳三年今獲還海北往返皆順風無以答神貺乃

碑而銘之曰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  
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北而南洗  
汝胸撫循民彛必精通自南而北端汝躬屈伸窮  
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歿愈雄神雖無言我意同

惠通泉記

宋蘇軾

禹貢濟水入於河溢爲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  
澤沱潛本滎州二水亦見於荊州水行地中出沒  
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  
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與惠山  
泉通雜以他水十餘年試之僧獨指其一曰此惠  
山泉也文饒爲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餘里有三

山菴下有泉味類惠山泉東坡居士過瓊菴僧惟  
德以水餉焉且求爲之名名之曰惠通元符三年  
六月十七日記

威武廟碑陰記

宋李綱

故翰林學士承旨蘇公謫儋耳既北歸作伏波將軍廟碑言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表廟食海上爲往來濟者指南辭意瓌偉自作碑迄今逾三十年未克建立蓋闕典也綱以罪謫官萬安行次海濱疾作不果謁祠下遣子某攝祭病卧館中默禱於神異時倘得生還往返無虞當書蘇公所作之碑刻石廟中使人有所觀以答神貺時建炎三年十



一月二十有四日也既得吉夜半乘潮而渡翼日  
次瓊筦恬無驚憂後三日祇奉德音蒙恩聽還疾  
良愈躬禱行宮卜以十二月五日己丑北渡不吉  
再卜六日庚寅吉果己丑晝風霾大作庚寅乃息  
日中潮來風便波平舉帆行安如枕席海色天容  
軒豁呈露不一時已達岸乃知神之威靈盼蠻昭  
著若此蘇公之言信不誣也次雷陽書碑施金委  
郡守董侯總其事大書深刻垂之無窮且敘所以  
蒙神之優者志碑陰式告觀者正廟新息馬侯也  
宣和中詔封佑順王別廟邳離路侯也宣和中詔  
封忠烈王皆在蘇公作碑之後故併記於此

瓊州通守劉公創小學記

宋莊方

古者以教學為先有大學有小學王畿置小學辟  
 雍之側其在侯服邦國則列之癩宮之右六年教  
 以方名十年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  
 有五年舞象學射御學成有秀異者移諸庠序自  
 庠序移之小學由小學貢天子其不躡等若此國  
 朝崇飭人文學校徧天下瓊環海為州在天極南  
 文物彬彬有中土風士之聚於學廩給之養特厚  
 於廣右諸郡建學以來垂二百年而小學獨誘置  
 弗及講慶元改元潮陽劉公通守是邦攝府事既  
 剔蠹吏恣民用靖安則葺學校訪儒雅思欲激昂

振起之迺喟然曰古人於學自有次序小學爲  
者始進之階方人心未漓天機未散收而養之以  
固其天則德性全學力充而後大學之功成此邦  
逢掖之士亦眾矣然未能大有震發以雋特聞者  
或者教之無其漸與於是荆小學羣里街之成童  
旣衣以佩觿且慮其亡貲從師捐公帑之羨爲錢  
五百緡以廩之率七十員分隸諸齋延師訓導日  
有課程旬有覆誦月有會試公擇其優者時出清  
俸以勉其進又爲之鬻民田募工墾耕官有閒地  
辟爲旁廊悉收其租俾小學廩歲入亦數百緡迄  
今垂髫之童執策爭奮惟恐後臯之矜佩佻達逸



於城闕者咸無焉不寧唯是公時至黌堂延大學  
諸生相與講明道要且寓諸文用示激勸而又修  
崇文宣王廟像繪彩聿加金碧交映欄宇欄楯舉  
整而新丹漆黝堊各極工堅曩者大比供需之費  
悉於養士中取給今月椿郡計之贏備科舉用毋  
使復侵學庠前餼廩多不時給今如期散之儋學  
舊無贏租今溢額增之它如拊齋生徒不以大小  
悉半其供爲祭器爲庖傳爲寢浴所爲几席具莫  
不精媿遠而諸郡皆聞風來遊雖黎獠獷悍亦知  
遣子就學衣裳其介鱗踵至者十餘人人謹曰前  
未有也歲杪公將趨朝權教授梁君永年條其事

有書來請曰州之士與民同辭云瓊之學校未有  
如今日之盛而小學朔始公之惠瓊人爲無窮可  
不紀諸堅珉使後有攷蓋爲記之方比分麾海上  
嘗得奉公後遊知公設施最詳其奚辭因爲之說  
曰天之降材初匪爾殊長育成就上之人實爲之  
牛山之木嘗美矣自其萌蘖之生培植何往非美  
材若曰聽其伐於斧斤又牛羊牧之弗卹遠其濯  
濯則以爲未嘗有材無材豈山之性公今不鄙夷  
斯人以忠信望十室故於其喜怒哀樂始發之際  
禁之養其清明純粹之天使之極於致知格物之  
妙則小學之作誦說云虜哉公名渙字伯順天姿

忠淳温厚挹之如春風和氣其豈弟慈祥之政易  
直子諒之教在人不可不約而乎士民已播諸歌謠比  
列其成績備詳於借恂之章諸臺行以課最聞於  
上它媿不勝紀述姑徇邦人小學之請於是乎特  
書

瓊州學明倫堂記

宋朱子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  
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  
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  
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



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職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存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淳熙九年瓊筦帥守長樂韓侯璧旣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其民之能爲士者旣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

習又不能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無以白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公堂序室則既修矣然尚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謁焉吾子其有以振之熹竊惟國家教學之意不爲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爲不深然猶有如侯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之所固有而徒強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與因爲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爲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修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

文詞之末則本非吾事之所急而何足爲輕重乎  
瓊士勉旃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  
德是豈有古今之間遠近之殊哉侯於是邦政多  
可紀已具刻於池亭之右固不獲書而是役之面  
勢程工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畧不論著云  
瓊州知樂亭記

朱子

瓊筦在中州西南萬里鯨波浩漾之外其長吏常  
以領護島中四郡鎮撫民夷爲職委寄甚重然以  
其險且遠也朝廷往往不暇擇人請而往者意亦  
私有所利固不復知有承流宣化爲何等事是以  
其地今爲王土數百年而舊俗未盡革論者因鄙



夷之以爲是果不足以與中國之聲教其人蓋深耻之而未有以雪也淳熙八年今帥守韓侯始以經畧使廉察表行州事而天子許之至則爲之正田畝之籍簿鹽米之徵教之以耕耨灌溉之法而紬其官吏之無狀者民業既有經矣然後日爲陳說禮義廉耻之意以開曉之既又表其從化之民以厲其不率教者出入阡陌勞來不怠行之期年民吏浹和俗以一變化外黎人聞風感慕至有願得供田稅比省民者以是侯亦自喜其政而幸其民之不我違也乃取莊生濠上之語作知樂之亭於放生池上北望觀闕於雲天縹緲之間以爲歲

時瞻仰祝延之地且曰其使邦人士女嘉辰勝日  
有所詠歌鼓舞以自樂其得被聖化而不愧於王  
民也間以書屬予記之予惟韓侯之於此邦其勤  
至矣不但一亭之作爲可書也然其爲政本末之  
序則於此亦有可觀者因爲書之以告後人使凡  
居侯之位而遊於是者必以侯之心爲心又觀於  
其政而取法焉則庶乎民生日厚民德日新而王  
化之純無遠邇矣世豈有絕不可教之民哉

重修瓊山普明寺記

元參 虞 集 臨川人

皇帝遣工部尚書臣士宏命翰林臣世延等製大  
龍興普明禪寺碑文皇帝若曰昔我皇考武宗皇

帝撫軍朔方朕生之三年歸繼大統在位四年而  
棄羣臣仁廟臨御傳之英皇是時權姦帖水迭用  
事構譖離間宗親近屬幾無所容海南之爲地炎  
霧吐毒往鮮生還而使朕居焉越厯歲年有安無  
苦朕於是覃思以求豈非上天垂祐祖宗洪庥而  
致然與乃捐金鳩工卽瓊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  
藍以答天地祖宗昭貺以介福於太皇太后又以  
綏保其民人焉創始於至治元年十月六日締構  
雄麗嶺海之間鬱爲竒觀朕雖未嘗躬落其成而  
想見其處常往來於懷也臨御之始慨念疇昔因  
賜名曰大龍興普明禪寺其記朕意托諸金石俾



示悠久臣世延等拜手稽首颺言曰昔者大舜歷  
試諸艱商王高宗舊勞於外蓋惟賢聖之資尤必  
困心衡慮而後膺天下之大任而行帝王之能事  
今陛下躬冒瘴癘備嘗險阻則其所以下悉民情  
上成聖德者夫豈一日之積哉且夫頓挫流離之  
餘人之常情豈暇他顧而陛下於茲時也會不動  
其心顧方惓惓君親之恩閔閔黎民之苦不惜萬  
金建大佛寺以致其誠嗚呼君天下之量已見於  
此矣不亦盛乎且臣聞之天之所以照臨萬國者  
日月之明也茲於淵潛之所錫龍興之美名俾天  
下之人咸仰觀於隆平之效炳炳赫赫以致於萬

億年而無窮又豈溟渤之外獨得而私乎敢述銘  
而刻之詞曰於惟元聖受命自天本固支分正緒  
留傳天相厥德櫛沐風露以恬而康貞幹之固旃  
旃龍旂來歸孔時臣力師武至公何私肅肅青宮  
夙夜徯戴固辭固讓至三至再赫乎當陽思舊不  
忘曰我梵祠在彼南邦昔瞻廟朝莫獲近只親矚  
下岷顛崖病只言依佛乘自我祖宗曷既于懷於  
焉作宮惟天祖宗錫我景貺茲不表章闕彼容望  
乃賜嘉名如日之升文臣授詔刻石以徵咨以島  
隅龍君海伯波瀾不驚各率厥職鏗鏘鼓鐘來儀

來朝內嚮而趨天子匪遙嗟嗟遠人天子念爾念

爾艱食澁微用弛天子無爲一日萬幾孰不勞心  
而爾是思爾有耄老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何間遠  
邇蔚蔚斯文金石相宣謳歌忻愉於萬斯年

重建天寧寺碑記

明唐舟

正統八年歲在癸丑孟夏之初瓊郡太守羅鼎程  
公瑩節推宿遷乘公輅知事寶圭黃公琦等暨諸  
僚屬咸集於天寧寺時太守公諭於衆曰寺之佛  
殿迺文昌縣善士韓真祐捐資所營第以規模湫  
隘莫稱偉觀矧茲邦爲海外重鎮方伯連帥之所  
臨蒞羣黎百姓之所瞻仰吾儕忝職斯土可不爲  
之一新乎於是乃議鳩工遷舊殿於後爲觀音閣



重建大雄寶殿於其舊址稽度既備備役惟時掄材陶埴各隨方所土木日盛桴載日興工遯事遂秋八月戊申厥功告成大殿聳飛肖貌輝煌金碧相照視昔有加暨諸內外樓閣法藏與夫齋堂僧舍以次一新既而昭勇將軍海南衛指揮使鳳陽陳公瑛等捐資置買田地以爲常住之資僉以爲海外叢林之盛古所未有宜勒諸石以垂不朽予惟佛法之興自漢以來遵其教者莫不壯麗其宮以營奉之無非上以祝皇圖下以福斯民而已今程公於從政之餘捐資是崇是建其意蓋有在也豈徒徼福祉爲美觀哉雖然上有好者下必有甚

焉外則土官主簿符忠得耆老何存等供其具合  
其志董其事與夫善士馬閏通等則另列名於碑  
陰焉於戲一時耆士上下同心恭成盛事猗歟休  
哉予老矣拙於爲文姑書此以識歲月云

瓊州府射圃亭記

明左僉都御史邢宥

皇明一統天下首建儒學而附之以射圃以教諸  
生之射蓋以射者學者之事禮行於學可以觀德  
而選士利用於武可以威敵而禦強古之聖王務  
焉射圃之附於學實酌諸古而以時宜制之盛典  
也瓊州府學射圃出學宮門西行不百步有舊址  
焉地不滿射者之力屋不蔽風雨階物不度侯服

不給諸生病之成化辛卯歲之春廣陳按察司副

使劔江涂伯輔奉璽書來按於瓊政肅風行不一

再越月百蠹以消百廢以舉民用安輯一日觀射

因嘆射圃之陋曰是弊俗吏之爲也思闢而新之

不欲勞民乃自爲措置材選其良甃選其堅工選

其能拓於其址之北并諸餘地而增之總得廣十

五步袤百步有奇畫地置射亭五間左右附墻各

置小屋三間砌階墀徑直迨恢之以藜坦若展茵

法制備具誠可耦進退比禮樂而張弧矢矣工始

於公至之年夏六月庚申以是年冬十一月己亥

告成總其事而董其功者郡守莆田吳侯璩監者



義官海忠輩也爲之左右而整飾其器物者郡聞  
雷陽王公璫也公又自爲損益大射鄉射之禮注  
爲射義一通俾諸生習而射之瓊之士大夫觀者  
聽者莫不欣然頌公能宣德意以翼文化慮久而  
亡之也欲立石刻射儀以貽後人屬郡博陳鼎志  
書來文徵余言記之嗟夫世之食公祿而力可爲  
者曾有幾人而知所當爲哉金壁輝煌有腴民脂  
而聳老佛之殿閣者風月瀟灑有殫民力而張宴  
賞之池亭者其視射圃之作孰當耶抑公之崇儒  
化不啻此一事若學校若祭器揭經程藝皆切切  
於心而爲之未已偉哉涂公力可爲而爲君子所

當爲不隨俗而流可謂一方兵民之倚而不負委託之重者也是宜記之附於射儀之後以著其美焉

瓊州府學祭器記

邱濬

粵稽我朝建國之初秩祀百神咸惟其舊獨於先師孔子之祀用木主以易塑像蓋不敢以百神例視之也至於祭器之用雖郊廟之大亦惟用甗器獨於天下郡縣學春秋丁祭用古禮器焉得非以天地山川之祭爲人以祀神宗廟百神之祭因世以異用皆可隨時以制宜若夫先師之祭則在於明道以立教報本以復古故不容於不異耶夫禮

器與樂音同一其質樂有八音而祭之器邊質以竹鼎質以金登質以土豆俎質以木尊罍之屬或土或金形殊而質亦不同近世以竹木之類易壤而或不能以堅久一切範金代之以圖其永其形則是其質則非蓋主於用而不泥於其故茲禮所謂先王未之有而以義起者乎瓊郡學祀舊有祭器久而廢壞弗備成化辛卯廣東按察副使豐城涂君伯輔奉璽書來飭兵備下車之始未遑他務首市銅鳩工博考古圖像按其制製之其爲器爵百四十而竒一邊七十有二豆如邊之數簠簋各四十有四劔十有二登五尊三總其凡筭百九十



有三事費一出於官而民弗與知以明年春二月  
上丁將釋奠於先師先期舍菜以告其成饜而藏  
之庫春秋有事出而用之時尚其成者掌海南衛  
事都指揮王君璵瓊州府吳君琛瓊山縣梁君昕  
府學教授陳君禹輩也會予以憂制家居免喪行  
有日矣王吳二君謂予出自斯學且以文字爲職  
業請記其數使後之人有所稽而守焉弗敢放矣  
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以軍旅未學而欲  
告以所聞俎豆之事惜其蔽錮而不能再問至今  
餘憾千載雖然頌宮之詩聖人躋之於頌其意蓋  
在茲歟今憲副君奉命以治軍旅之事顧能汲汲

然以俎豆爲先盡心力考載籍倣古制度備其器  
以用於崇儒重道之祀其蓋有得聖人微意於千  
載之下也哉是則可書非但紀其成具其數以示  
夫後之人也而於其設施先後之序亦可槩見於  
斯云

瓊山縣學記

邱濬

孔子生於魯魯之南境則楚北境則齊當孔子時  
楚竟淪於蠻荆齊必一變而後可至魯魯聖人之  
鄉也亦必一變而後可至於道焉然當孔子世魯  
之治化竟未聞其能於變而底於時雍之域况今  
去聖人之時餘二千年之久距聖人之居幾一萬

里之遙者乎瓊在禹貢荒服外漢武元鼎中始入  
中國其去聖人之居甚遠服聖人之教最後其於  
聖人之道蓋聞風而興起非有所觀感而過化者  
也然今日衣冠禮樂之盛固無以異於中州其視  
齊魯或可媲美豈孔子乘桴浮海之嘆豫有以定  
於千載之前萬里之外哉瓊山縣居郡郭下郡有  
瓊山譬則人身之有首而邑有學校譬則首面之  
有眉目也茲邑實爲諸邑之首其學校亦視諸學  
爲冠邑有學肇於宋始遷今地則在洪武九年自  
是以來雖屢加修繕而僅取苟完無經久計成化  
乙酉廣東按察副使會稽唐君質夫行部至瓊乃



始發官貲俾知府清漳蔡君叔清修復明倫堂暨  
崇禮養正二齋功未就緒歲辛卯憲副豐城涂君  
伯輔奉璽書專鎮海南留心學校乃市旁近地以  
廣學基兼助其費已畢前功又創會饌堂及號房  
三十間知縣事五羊梁昕預力其間訓導高涼周  
書專董其事既訖工以記見屬予邑人也知瓊之  
教事爲詳說者謂瓊士未知學蓋自宋姜君弼從  
學蘇公子瞻始殊不然公作伏波廟記謂自漢末  
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  
班班然矣觀公此言則其未渡海以前已有衣冠  
禮樂之盛至公始益變爾洪武中姚江趙謙古則

來典教事一時士類翕然從之文風用是不變至今瓊人家尚文公禮而人讀孔子書一洗千古介鱗之陋出而北仕於中州中州士大夫不敢鄙夷之者未必無所自也謂非學校教學之功可乎今世學校所以爲教者非六經孔孟之言在所擯斥三尺童子人人知性之本善而有荀董楊韓之所不及知者豈今世童子固勝於前世鉅儒乎教素行也教行則道明推諸四海而準瓊處大海極南之陬去齊魯幾萬里而道之彰彰著明如此是知聖人浮海之嘆不行於稅駕之時而著於莫楹之後蓋百世可知也昔之學者不遠千里裹糧負笈

以從師於遠今聖人之道與王者之化並駕而偕  
行隨在而有經有常說不假於辨難學有常經不  
假於外求居有常所不假於游從食有常廩不假  
於經營今之爲學者固易於古人數倍矣於此而  
不知所以自勉焉甚至於自暴自棄豈非聖世之  
棄材名教之罪人也哉予忝生是邦於邑士爲鄉  
先達故因記學之成廣二憲副公作興之盛意而  
規之以言非獨警於今且以示來者於無窮云

鴈集瓊庠記

邱濬

正統壬戌秋八月辛丑予時肄業學宮日亭午與  
同舍生符鍾秀陳汝諧偶息游焉有童子走報曰



有鳥集於學宮滂池之內比鮎鮎而小似鳧鷖而  
大足指蹼屬毛色蒼白旁皇四顧馴擾而不驚蓋  
平昔所未嘗見者盍觀之予偕二友往焉顧謂之  
曰此易所謂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者乎書所謂  
隨陽以攸居者乎禮之用爲大夫贊其土婚媾盛  
以奠者乎是鳥也生乎沙漠之墟隨陽南征集於  
江湖漢沔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南隔山越河蓋  
彼飛不能達到之處胡爲而至此耶茫茫鯨波百  
川是委四州之間二三千之域其間之水滙而  
爲湖流而爲河瀦而爲沼沚視茲滂池廣袤何啻  
百倍且此學宮相去重湖僅一堵許彼皆不之集

而願來於茲謂其無意可乎二友叩予以求其故  
予謂曰禽鳥天產也其得氣最先而鴈又隨陽之  
鳥秋賓南而春北歸知時者也其乘氣機而先動  
尤非他鳥之比昔人聞天津杜鵑之聲而預有所  
占焉矧茲陽禽素稱知時者乎昔者地氣自南而  
北果有南人以文字亂天下今也地氣自北而南  
安知無南人以文字治天下耶昔既有徵今亦有  
驗矣二友戲謂予曰安知非子耶予笑而遜謝焉  
鴈聞人言若對以臆童子舉手倏爾西征歸而筆  
之以爲鴈集瓊庠記

藏書石室記

邱濬

予生七歲而孤家有藏書數百卷多為人取去其  
存者蓋無幾稍長知所好取而閱之率多斷爛不  
全隨所有用力焉往往編殘字缺顧無從得他本  
以考補時或於市肆借觀焉然市書類多俚俗駁  
雜之說所得亦無幾乃徧於內外媼親交舊之家  
訪求質問苟有所蓄不問其為何書輒假以歸顧  
力不能抄錄隨即奉還之然必謹護愛惜莫可再  
求也及聞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計納交之卑辭下  
氣惟恐不當其意有遠涉至數百里轉迓至十數  
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為人所厭薄厲  
聲色以相拒絕亦甘受之不敢怨懟期於必得而



後已人或笑其癡且迂不恤也不幸稟此凡下之  
資而生乎遐僻之邦家世雖業儒然幼失所怙家  
貧力弱不能負笈擔簦以北學於中國中心惕然  
思欲以儒自奮以求無愧於前人反求諸心似知  
所愛慕者甚欲質正於明師良友引領四顧若無  
其人不得已而求之於書書又不可得而求之之  
難有如此者乃喟然發嘆自盟於心曰某也幸他  
日苟有一日之得必多購書籍以度藏於學宮俾  
吾鄉後生小子苟有志於學問者於此取質焉無  
若予求書之難庶幾後有興起者乎歲己未補郡  
庠弟子員甲子領鄉書成辰上春官卒業太學甲

成第進士卽入翰林自此日積月累所得日多歲  
庚寅丁先妣憂歸故鄉服闋謁先聖於學宮恍然  
動其宿盟顧南方卑濕竹帛不可久藏竭生平積  
聚鳩工鑿石以爲室凡梁柱楹瓦之類皆石爲之  
不用寸木廣若干尺長若干尺經始某年某月落  
成於癸巳年七月爲錢共若干督其工者鄉友吳  
雲也中爲木櫃若干內皮以書僅成予卽北上竊  
恐後人不知予得書之難而易視之或者又取之  
以去也乃自書其事而爲之記曰書之功用大矣  
由一理之微而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而  
可以盡千古之久由一處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

廣由一事之約而可以兼萬物之衆其惟書乎嗚呼聖人沒也久矣而道德萬世如見古人往也多矣而事業終古常新合千萬世之心術聚千萬世之治迹傳千萬世之語言演千萬世之理道皆於書乎是賴士也生乎千年之後而知乎千年之道具乎一物之形而悉乎萬物之理處乎一室之間而周乎萬里之勢非書何以致之哉人生天地間不爲儒則已有志於儒以從事乎聖賢之道未有舍書而能成者也古語有之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儒者所恥一書之不讀則一書之專缺焉書之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若諸子若百家



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

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卽是而求焉則可貫三才

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理儒之道其在是矣雖然

書不貴多而貴精學必由約而後可以致於博精

而約之以盡其多與博則氣質由是而變化心志

由是而開明德業由是而崇廣析其精而志於不

亂合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有用聖賢

之道夫豈外乎是哉區區積書之心誠有在乎是

所以期待吾鄉之後賢君子者甚遠且大其必有

副予望者乎使誠有之恨予耄矣不及見也雖然

冥漠之中無知則已萬一有知亦將暢然快輟然

笑也謹書此以俟若其規條名目則悉具於碑陰  
重建瓊山縣署記  
邱濬

瓊郡得以齒中州望嶺南而世不以遐外鄙夷之  
者有瓊山爲之屬邑也瓊山邑治倚郡郭下郡統  
屬邑十支郡三而瓊實爲之襟喉管轄蘇文忠公  
所謂衣冠禮樂班班蓋爲茲邑言也矧夫民俗之  
醇和物產之衆多工作之瑰奇秀民奇士之駢生  
競爽蓋與中州不殊而其所有亦或有非中州所  
有者以之錯置中州諸邑間雖不敢上擬赤縣然  
槩嶺以南則若瞠乎其後矣邑盛美若是而治事  
之所弗稱譬則人之軀幹魁梧膚革充盈而首面

弗具焉惡得爲稱哉瓊在漢爲珠崖郡名縣以瓊山則自唐始有縣斯有治治之重叛於永樂間知縣歐陽侯旭其後日就傾壓繼治者隨時修飭未有改也天順庚辰寇起城中署燬於火蒞事者葺茅以居成化丙戌五羊梁侯以同鄉人來知縣事知民之情宜其土俗上下協和慨然以興作爲已任乃於其故址建視事之廳六楹其制視前修廣有加而益以壯偉闕耀軒墀下擬古河陽襟蒔桃李諸花木旁有兩廊爲吏治文書之所爲楹二十一前有儀門儀門之外有大門以間計之各五樓神有祠燕賓有書院以間計之共四居吏有舍計



其間凡二十有一又以外門薄宮道民來集者至  
無以容乃市軍營拓而廣之以遠前衢植以雙表  
扁曰宣化而以申明旌善二亭翼於兩旁肇事於  
成化某年某月訖工於明年某月門闔靚深堂宇  
高朗垣墻周固花木紛敷足以侈前規而聳後觀  
邑之父老幼稚與夫旁近過往之人驩相謂曰自  
有縣未始有也侯以予邑人叨官禁近以文字爲  
職業寓書京師俛紀其成予諾之而未遑適予以  
憂制家居父老相率伸侯前言予惟瓊在前代與  
儋萬崖並爲四州國初始升瓊爲郡而以三州隸  
焉昔人以邑名州而又倂其名以名郡得非以茲

邑所有足以蓋夫三州十邑者哉予嘗怪吾鄉僻處遐外而海內大夫未嘗以遐外視之評其藝文俗尚則曰海濱鄒魯誇其物貨則至目以小蘇杭焉顧往而履其境者乃多不然匪獨遐外其人併自遐外其身何也意者海氣昏濁觸之者輒爲所眩瞽迷惑而頓忘其素邪求其存姑息之心行苟簡之政以趨目前者蓋亦尠矣况望其營久遠之計廓宏大之規以覆庇後人也哉由此以觀則侯之心之政可槩見矣繼侯以治者登茲堂以臨吾民尚知所取則而不至以遐外視吾人然則予之

記不但紀營構志歲月而已

可繼堂記

邱濬

可繼堂者瓊臺邱氏之堂也堂以可繼名摘先祖  
思貽公所題堂楣對句語也洪熙改元公以臨邑  
醫官滿考赴銓曹留京師又明年是爲宣德丁未  
先考贈學士公卒於家時先祖年五十九伯兄源  
甫九歲濬七歲明年公歸自京師先祖平生止一  
子上無伯叔旁無兄弟羣從推而遠之亦無宗族  
粼粼然僅二孫因手書二句曰嗟無一子堪供老  
喜有雙孫可繼宗命通家子陳曦書之揭於堂之  
楣鄉人多稱頌焉歲己未濬始補郡庠生甲子領  
鄉闈首薦己巳兄爲有司薦繼先祖職濬登甲戌



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除編修累陞侍講學士  
國子監祭酒禮部侍郎歲癸卯蒙天子推恩贈先  
祖為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自先祖捐館舍至是  
四十有七年也茲二語者鄉人父老至今猶能誦  
之如昨日然而堂則以既壓而更新之矣濬兄  
弟佩服斯言兢兢如一日未嘗少置諸懷濬於官  
次嘗求能書者書可繼堂二大字歸以遺吾兄俾  
刻而置諸堂之楣因述所以名堂之意以貽子敦  
及從子陶融俾買石刻之而立於堂隅使後之子  
孫知今所以名堂之意而思所以繼繼於無窮又  
為之言曰繼之為言大矣哉天非人不繼父非子

不繼人能繼天是爲聖人所謂繼天立極是也子能繼父是爲孝子所謂繼志述事是也然天有可繼之道然後聖人繼之父有可繼之業然後孝子繼之有天而無人則極不立有父而無子則世不延此古之君子所以創業垂統必爲可繼之道而承其後者必持循遵守之而不敢失墜使其可繼者世世接續而延長之父作之於前子述之於後必如是而後可不如是則不可所謂可者必爲之辭非僅可而未盡之謂也茲則吾先祖言外之意謹用推廣之以示後之人爲吾子孫者服膺吾言其尙如吾兄弟服膺吾先祖之訓然爲之先者必

爲所可繼而不可繼者弗爲爲之後者必繼其所  
可繼而凡可以繼者無不爲如是庶乎爲邱氏之  
孝子矣乎不然則辱祖悖親其不孝也莫大焉

石門義學記

邱濬

今天下立學校遍都邑惟鄉社之學或立或否然  
其立者亦或隨以廢蓋以主之者無常人而所以  
資給者無常費故也瓊之石門吳氏族大而蕃隱  
而潛德者世有其人仕而顯名者尙寥寥然也至  
南康訓導旦慨然嘆曰吾族在前朝蓋常有仕者  
人本朝而年於茲惟吾祖以來以至於今讀書尙  
禮者固或有之族南一以出仕於時豈人人資稟



皆不人若哉由夫教無定所人乏常師而其業不能專而久也乃謀諸兄昇曰古人不獨國有學黨有庠而家亦有塾故人家子弟不出門闈而皆有所教故其成才也易今欲建學延師以教吾族人子弟且割田以爲延師教學之費何如昇曰然此正我先人教汝讀書之意也汝能指日成之莫若是幸於是弟勛易量議皆克合乃於所居之西南一里旅族人所居之閒闢地一區以構學舍凡若干楹旣而從兄暈昇昇旻族兄頤述琅族弟迪通族姪潛翰亦皆翕然欣幸各捐已田總四十畝內以三十有六畝資學教之虛其三畝有竒則以供

春秋釋菜之用既成名之曰石門吳氏義學鄉人

陳諱

詮者聞之亦割已田以助嗚呼吳氏此舉其

所以嘉惠其後也甚遠而大非獨有功於吳族其

所以爲吾鄉人倡率俾凡一邑之人所謂故家巨

族者聞其風而興起皆建塾習儒延師教子積學

以尚文行禮以成俗保其家以永久仕其國以光

榮未必不由於茲嗚呼豈但爲一鄉一族而已哉

夫吾郡處寰宇之外區去京師爲最遠所以得齒

中州而不爲學士大夫之所鄙夷者蓋以地雖僻

遠而俗尚素淳生殖頗滋用度易給鄉無健訟之

習人多忠信之姿又得如大司徒薛公都御史邢

公者俱以儒科發身爲國大臣名聞中外而予亦  
叨以經術爲天子文學侍從之臣教國學今二公  
俱以老休致而余亦髮種種矣不日上章乞骸骨  
歸故鄉忽聞吳氏此舉爲之喜而不寐非爲一鄉  
一邑已也他日榮歸於家老而不死幸猶及見鄉  
鄉有義學家家行古禮人人讀儒書使中州之士  
不以荒鄙待吾人天下之人皆以文獻稱吾邦自  
茲以往郡之人才彬彬濟濟視古爲盛後之人推  
本所自咸曰瓊之人才益盛是以鄉有學家有塾  
從石門吳氏始吳氏之所以倡率而舉義者則始  
於南康司訓也顧不美哉且來京師求予記故爲



書此非但以舉其一塾之成直深有望於吾鄉之所謂故家巨族者視此爲準其尙起而做法哉

瓊州府社學記

明尚書 霍韜 南海人

皇帝御宇銳志復古聖帝明王之盛桂林徐公乾以憲節鎮瓊旣修廢政振治理除戎器以飭邊防平訟寬徵瓊歲大稔民用匡和廼作而思曰治理之務教化爲先矧我聖天子作則立極臣民承式敢不對揚鴻休乃謁文廟集瓊之士告之曰聖人御天光復虞周之治於數千載之下諸士有弗興起者乎諸生曰唯又曰聖人御天憲憲聖學赫赫訓謨布在學宮諸士有弗興起者乎諸生曰唯旣

而進瓊之耆老告之曰嗟嗟民之生生豈其性之  
弗良化之弗滅弗於本之圖於末之防爲爾性之  
戕予爲爾本是圖爾其乃克自強乎則合辭曰唯  
唯又曰聖教之序有紀有綱如紀斯理如綱斯張  
今俾瓊人幼學壯行率聖之軌首善於爾鄉爾其  
乃克自強乎則又合辭曰唯唯徐公曰是可以興  
矣乃集瓊之有司與厥士民申告之曰嗟嗟瓊人  
爾子爾弟性習弗靈爾父爾兄是教是程弗教弗  
程愆誰是膺予爾父兄惟社學之興俾爾後生率  
德之行嗟嗟瓊人俗化弗理德化弗觀過失弗紀  
禮俗弗恪患禍路視予爾民絕爾民弗順於軌則

予之恥惟鄉約是舉俾爾瓊次俗淳政理瓊之士  
 民又合辭曰唯唯徐公曰是可以導之化矣乃分  
 告之曰義民潘清楊馥之彭盛爾其改應襲書院  
 曰崇儒社學選士婁筠為之師訓爾蒙士曰義民  
 吳紹齡林廷用張拱爾其改老佛廟基曰東城社  
 學選士李廷茂為之師訓爾蒙士曰義民馬駱張  
 隆王節吳校蔡朝聘爾其因甘泉之靈建南泉社  
 學選士鄭維垣為之師訓爾蒙士曰義民潘本泰  
 岑元高謝德克爾其修瓊臺義學曰西關社學選  
 士海盛為之師訓爾蒙士曰義民唐轅潘行健沈  
 珊沈玉爾其以五通祠基為北門社學選士陳大



韶爲之師訓爾蒙士曰千戶劉紹勲爾其改環海  
社學曰修文社學選士陳大本爲之師訓爾蒙士  
又曰爾瓊之耆其率朱考亭之格訓朔及望會爾  
良暨耆於學率德考行相厲以觀爲鄉式師又曰  
爾瓊之耆尚慎旃哉蒙訓弗終惟爾耆弗終耆德  
惟終蒙養乃終蒙德之成惟爾耆之良蒙德弗成  
惟爾耆弗良弗厲初怠終遺有司羞貳守柳侯邦  
傑拜稽首曰惟徐公訓瓊人訓厥子弟及厥父兄  
於世世瓊人嗣耆有休聞於世世實惟徐公式克  
對揚明天子嘉德覆被海表敢不拜手稽首丕顯  
聖德於瓊於億萬斯年

瓊州府學科目題名記

明侍郎鍾芳先崖州人

瓊島越自海北突為中阜派分支衍為環海郡邑

形勢所屆靈秀攸萃其業儒挺拔而出率皆中土

衣冠之裔先世轉徙流風存焉然自唐以前學校

之政未立造士之方多闕雖有魁竒忠信之質亦

無以自見昔人謂陽德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

罕鍾乎人豈其然哉宋興始建學校間雖一二顯

自科第然皆江左偏安之後獫俊彥以收士心非

合藝於天下而角之者也洪武十七年甲子初入

午會十一運陽德昌融之候而瓊士捷京闈登會

選者繩繩有人合南北之士裒然與之頡頏無少

貶焉自是而位省部躋臺閣瓊之名與曲江比隆  
蓋非偶然之故矣故事題名有記瓊闕焉嘉靖丁  
亥郡守林侯有祿涖府事悉心民隱政教以飭思  
風士類以敦化原乃謀諸李貳守鶚張判府楷纂  
次國初迨今鄉會所薦若干人勒名郡學白於兵  
憲甌窳范公遣教授李章屬芳記夫人才與治化  
相因治化隆而後賢才出其出也徧乎遠地而後  
見其盛瓊去京師萬餘里至遠也涵濡聖化百六  
十餘年於茲至深也而材產於瓊者日益蕃焉遠  
而不遺於時其賢可知也卽瓊以占天下之才其  
盛可知也因吾瓊之所就而徵帝化之敷延遠且



洽焉其隆又可知也書曰萬邦黎獻共爲帝臣夫  
惟盡萬邦之賢而臣之此堯德所以光天下也而  
科目所取乃盡乎海表而無遺焉此我朝廷之德  
所以光於堯而無間也雖然士之由乎是者名也  
非實也實勝矣雖匪科第人猶榮之徒名而實隳  
人將指而訾之恨其名之不早泯也傳曰官先事  
士先志夫莫非事也而志無不貫焉志以立事事  
以顯志實勝而名稱矣上之人固以此待士而士  
之所自待以取信於上者其在茲哉貞珉旣揭規  
監具在吾侯風厲鼓舞之意微矣

先賢祠記

明大李東陽茶陵

瓊州府舊有二賢祠祀知府王徐二公者也王公諱泰字伯貞以字行吉之泰和人洪武間以前戶部主事起知瓊郡爲政寬簡州黎殺人報讐府衛以反聞議用兵公保其無他捕讐殺人者數人遂定瓊田三穫軍賦不時受俟民乏則急斂而倍入之公始令每穫必輸皆告便民流來歸者萬三千餘人任治十五年以內艱去民號泣攀送十餘里不絕徐公諱鑑字子明常之宜興人宣德間自戶部郎中奉勅知瓊廉正寡慾瓊多異產中使踵接公限有司弗予及行所部輒遣騎從之俾不得肆武官利黎產多啟釁以邀賄公鎮以無事皆按堵

不爲變民漸黎俗病不服藥惟殺牛祭鬼至鬻于  
女爲禳禱費公婉導之良皆感化立生祠祀公比  
其卒巷哭家祭柩還送者填海濱目送其舟至不  
見乃去蓋其治祇四年視王公不及三之一而治  
狀相若人以爲難瓊民思二公不置附祭於蘇文  
忠公祠事有不平者則往訴之若官府然成化初  
知府蔣琪建祠於府治西久乃就圯宏治初知府  
張英改建於御史行臺之右則今祠也

桐墩書院碑記

劉儼

琴書君子所事也因其所事而留心焉以求其旨  
趣造其精妙亦已難矣其有無是而旋養其才製



其具以留心於所事非深知篤好者吾未見其能  
爾也瓊州陳君文徽闔敏有遠識遊學庠序經籍  
子史百氏之書能盡得其要領嘗自謂書以窮理  
道琴以禁邪思學者必禁絕其邪思而後理道可  
明是琴與書其事雖殊而其用常相須然書可多  
積矣琴之材而中者惟桐桐又非瓊所常產是以  
瓊之人多琴之好而不能皆琴之有吾竊惜之乃  
於郡城東五里許得一墩焉高可數尋其下平田  
沃壤溪流環抱正桐之所宜生也於是復加石其  
巔樹桐十數本且築室於麓藏書若干卷日探討  
其中以待桐成材而用之因名曰桐墩書院聞來

京師屬余記惟昔王充無書閱於市肆陶淵明索琴無絃謂得其趣而不勞於音是二人者皆足於已而無及於人今陳君於琴於書既兩得其趣矣而復多聚書旋樹桐以備其用以啟迪乎後昆旁及乎鄉郡吾知瓊雖遠在海濱異時絃誦之間無間鄒魯將必自茲始君今膺貢而來陞於太學駿駿乎嚮用有日推其行於家者施之又將見兼善天下而四方皆絃歌矣

重修趙考古墓碑記

明唐 胄

姚江趙考古先生謙洪武末司教吾邑一旦語諸門人曰太虛不能不聚而爲人物人物不能不散

而爲太虛吾不久當歸吾元尋果卒弟子不忍去  
其柩爭負土留葬哀泣若已父焉余少知慕先生  
之道而恨郡乘之失紀其藏及讀裔孫宏翰上邱  
深庵書曰墓荒榛棘而識者日寡未嘗不扼腕以  
嘆也正德庚辰冬賀少參汪僉憲二公來按郡皆  
篤慕先生者余獨與談及而共咨嗟之未幾卽得  
其藏於舊學之東北隅指似於衆的於毫蓋隱隱  
於叢冢側餘於犁鋤無幾矣乃基石崇封而碑題  
之補前地之侵墾者甃以甃石隨道券臺斬然以  
秩時日擊者感當日負土之心咸戚戚然曰藏幾  
百三十年矣而古則之英靈今不終掩古預有不



墮之數蓋如此又曰所謂太虛聚而爲人不徒待乎形先生蓋自有不隨死而愈顯者斯藏之不闡未爲泯也今皆不然之先生少慕考亭之學肇博於六書而會之於六經百氏又約之於造化經綸一圖羽翼聖道當時高皇帝與臣宋濂解縉皆知重之及謫教吾邑首啟王惠吳文祥諸賢之傳愈衍愈盛各以所得皆足名世故評郡之風教謂文化洽於唐宣宗禮樂盛於宋中葉而文風則丕變於先生其有功於吾土也大矣功之大則思之宜深然世遠跡滅而漫焉者勢也故古人論保思之道曰讀其書留其像甚至知其鄉里與形之短長

大小美惡及平生之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使  
存之於心况茲骨肉所斃之土豈不猶切近焉而  
易感乎故茲藏顯於慕道之誠豈其數又因起人  
思慕以向道則其自有顯者寧不藉此而益顯乎  
其於世教之關係何如也余觀前代於先賢之墓  
建漢白社思賢之碑築宋能仁限牧之牆嘆豪傑  
之扶世教每作人於風聲意氣之外古今大畧相  
同未嘗不憫簿書俗吏之碌碌也通判俞侯謂古  
則之賢固不讓於古而二公闡斯藏於旣泯功視  
古尤倍余不可無言而使之泯也余盖有感於豪  
傑而愈作思者烏敢辭

員山里記

浙江按察使 林士元

郡之南百里許有里員山地形勢員如布碁如運  
規屈曲盤旋故曰員山或曰其山多猿故取以為  
名非也嘉靖初撫軍談公巡行方岳適我瓊邦經  
歷茲土里中士大夫冠蓋相見者不下十百公曰  
此何地耶人文若此其楚楚耶稱贊人之究其始  
終乃云一族兄弟團居於此不禁鼓掌大笑曰吾  
巡視多矣未有若員之文士接踵官員濟濟如此  
里也者而員山之名遂相傳至今按員山形勢高  
爽向背合局遠而望之隱隱然陂陀自金牛山下  
略大江而止金鷄貴人排衙列旛文筆峯掩映指



顧間俯而視焉滎澗盤繞中有巨塘長廣百畝雜以荷花魚蝦不可勝食塘之外爲石麓坡起西轉東迄南直北二里許稍內屈而止南以西有麓寬平爲徑口族人居之有祖曰潔開科於此西以北爲上山有嶺曰山樵蓋村至山也高數丈勢如常蛇連延數十里巖石峻絕又北而東與麓對峙爲下山草木繁植松竹尤多禽獸比昔雖減去八九而狐兔鷓鴣麋鹿野治之屬未嘗不有故一時芻蕘苫蓋畜牧祭祀之用多取給於此嶺下有水田數十頃源泉湧出遇旱則決泉以灌之水利甚溥塘之尾有井曰甘泉味甘而色清飽飲而不飢真

齋有長橋卧波外接石麓爲社學內築菱角池貢  
之俗歲時伏臘祈報登科飲畢唱和爭以詩對相  
尚邑宰朱公嘗見臨而盛稱曰小吉安汝南周氏  
自四世祖宋進士渠公開基於此迄今十餘世族  
大繁衍科甲聯芳仕宦不絕孰非乃祖之所賜郡  
誌云地雖小而巧水環徑通周氏居之讀書策仕  
接踵族夥而聚雖纒簷疊雷偪側甚於闐闐終不  
舍而他遷詩曰敦彼行葦此其敦之謂哉

瓊山縣儒學記

鄭廷鵠

嘉靖三十三年八月郡守安成張公歸自覲思閔  
教化以宣愷其德乃集郡屬謂之曰吾無德於瓊

願廣文教以嘉進諸士孰當興羣屬合辭曰瓊山  
郭內名邑邑有學舊在南郊文廟羣祠悉如制自  
宏治戊午遷於府學右隅廟遂裁省師生歲時釋  
菜不便願如制公曰然有學無廟是缺典也昔人  
豈昧皮弁之祭以忘敬道願遷改勞民民既屈於  
力乃俟後人爾時可舉羸豈宜廢禮願與縣令吳  
君時昭更始以興起斯文教諭陳湯敬訓導黃子  
祿極力申請公至是慨然轉達院司諸道上憲悉  
從其請始筮日以次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興工是  
日公偕二守安成趙公暨司理建寧徐公督工縣  
丞高君汝開荒畚土卽明倫堂右考古祠爲之因



買比隣王飲屋址廣袤若干丈餘以拓其後南向  
建啟聖祠東西分建鄉賢名宦二祠考古祠改建  
於敬一亭號房之後兩廡廟門櫺星門森然如制  
今工未完公以考績行乃屬徐公興念猶切適新  
至別駕四明陸公下視邑事協心成之自陳君擢  
去吳君觀回黃君與新任司訓蒙君廷用併力董  
視每缺一椽一石必相與告於吳君督責義民陳  
文秀老人周德高陳隆慎鳩而完之其勞足嘉吳  
君考終其功也數十年頽廢非張公吳君銳志敬  
學何能有今日耶諸士蒙諸公惠威思誦之無窮  
乃來請記因作詩誦之其辭曰渠渠新宮在瓊之

陽有泓其池有隆其堂作者誰歟瓊守曰張成者  
誰與瓊守循良存心撫字事用不擾愷悌鼓歌袴  
襦攸寶化治宏敷聿興文教廢缺是修鼎新廟貌  
乃所願學鄒國格言邑人何修泰山在前仰之匪  
高鑽之匪堅希顏顏徒理則宜然憶昔在堂面命  
多士曰作新宮匪徒瞻視願爾諸生惟聖是式言  
必由衷行必由義若師有職若陶有型顧瞻新廟  
萬世儀型古人爲己今人爲名慎擇爾術無忝所  
生苟在其內務騁其外虛車幻套恒謂大怪如或  
用之斯民何賴敗類是懼慎爲爾戒再拜稽首請  
服嘉言聖門肇開敢不拳拳廟一告成休聲日宣

五  
卷三  
五  
矢詩載歌播以永年

修瓊山學宮記

明都海瑞

宮室一手一足之力也哉民日從事於官府造作之中傷其力不能不傷其財其害孰要於是俗有與人不睦勸人蓋屋之說受天子之民而牧之外者顧其智不俗人若哉目謂供遊觀之麗也心謂不爲出己之財也南華之經有曰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余意欲持上古茅茨土階之道不失赤子之心化今人心然天下事亦有必不可已雖大舜生今之世不能已之者取譬近事以例其餘府學之爲宮五瓊山三一宮一舍僅有其



一人間世有不同之人情乎出納盈縮之權今非  
有司官不能官舍美不美不同未見其一人不得  
居止之安六訓導獨無所有祖宗九經治天下體  
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初不如此不可一日安之事  
二三十年人安之太守敬亭唐公涖任之次年書  
院中有危閣改公館而日封鎖之何補也轉之府  
學後山之麓事非創新爲之通風日於文莊石室  
之中板其周圍上下尊經貯從古經史石室貯文  
莊公著述世史正綱學的遺稿會稿墨板猶有存  
焉貯其板啟聖祠地址湫隘更之前右爽塏之所  
合訓導宇而時一新之材力不至於此創成其一

其五期漸圖之堪輿家有白虎昂頭之忌復門櫺  
星之左見龍於東敵西方之口前南城麓坡陀草  
昧之象也闢而廣之城壁立而廓然文明矣士子  
前瞻雁塔後眺尊經風光物麗不可謂非身心性  
情一助也省牲置之所儲祭品別之庫有合於制  
先有今墜先人未有行之者今則爲之後先錯舉  
皆萬歷七年八月日之事其修徑栽植一瓦一  
木補葺罅漏蓋亦事之不可已而非其大者不計  
一心在民亦未嘗不一日一心在士其功如此士  
類感德之深向余毋吝一言紀事之盛夫今日可  
以茅茨土階言之乎非其時也勢有不行因之土

有天下國家之志不能待舜聖人之時毋失舜聖  
人之心庶可小補之爾敬亭公太守當日之事愛  
民必其俗之改愛士必其習之正不覺聲色之峻  
俗士言不便矣不以今之所謂厚悅其口傷民財  
力悅其目乎日舉興作之中不忘與民休息之意  
造士之功於是尤見其大貳守賓湖楊侯別駕鶴  
峯黎侯以調去任刑廳大東劉侯與有贊成之力  
於義得書雖然古人謂文人紙費梓文曰災木今  
災石矣茅茨土階是亦不可以已乎并爲之記

樂耕亭記

爲邱郊作

海瑞

始予未接西楚先生意一叅養之人云爾獲交數



歲鬼其誦低行廉隅之士歡歡然羨焉若有企望  
弗及之意嗚呼休哉此世祿之難也交益久見其  
聞仁篤儉約之行歡歡然羨焉行且欽崇敕厥躬  
詩禮訓厥子敗度維欲敗禮維縱將深愧弗爲焉  
嗚呼休哉茲世祿之尤難也嘉靖甲辰之歲于瞻  
玉堂遺址之西墨客村構樂耕亭於上將以統率  
僕佃之耕非徒取名於此也一旦以其事爲予誦  
予訝且喜曰賢哉先生樂耕之意乎而尤之者則  
曰不此之葺而顧彼營焉裕祖之蠱非孝也予意  
不然賈子稱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  
之寒今之爲民者五曰士農工商軍士以明道軍

以衛國農以生九穀工以利器用商賈通焉而資  
於天下身不居一於此謂之游惰之民游惰之民  
君子之所不齒也世咸以異端游手目之而不知  
儒生貴族特甚先生以文莊嫡裔居寶丞之榮俾  
自棄於游惰之域以逞無疆之欲則凡可侈可淫  
之物罔一不備其爲園夫紅女之蠹可勝痛哉視  
異端游手之害十百矣維亭有作爲耕也且以樂  
名推此意也必不忍腴若飲食爲穀粟之靡必不  
忍睨若衣食爲布帛之蠹又必不忍厚若聲色之  
娛妄若貨賄之聚爲厥生傷年彌邵德彌崇舉凡  
淫侈小物爲世祿子所有者咸芟奪蘊崇之斯盡

矣嗚呼不賢而能之乎仁篤儉約親覩之行義節  
之羨符且於反宮之日可期矣亭扁樂耕豈曰小  
補哉若夫流連光景假此亭爲游聚之地瞻玉堂  
有述亦殃也烏乎孝始而士今而農不爲五民之  
蠹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先生之謂乎嗚呼  
賢矣哉先生曰茲吾志也敬持以爲記

水會所平黎善後碑記

明尚書王宏誨定安人

珠崖海外一寰區也裨海旁羅郡縣而五指黎婺  
諸山荆枳其中醞釀黎岐世爲瓊患自漢兩伏波  
將軍啟土以來歷代叛服靡常無能拓封疆之咫  
尺者朝廷三勦王師每大舉衆無慮十萬雲集境



上斬蓬蒿而夷之始未嘗不發蒙振槁而後稍稍  
蘖芽尋斧柯也豈非以善後術疎而經遠之畧當  
日未暇亟講乎頃歲黠酋黎馬矢倡亂糾合諸亡  
命黎廣王蓋老孫恩第等人內地肆行寇掠州邑  
震動數年莫可誰何歲己亥督府戴公耀始下車  
憫其狀亟採羣議疏請鵬剿得旨報可乃攷山川  
掄將帥選徒御峙糗飭戈矛刻期興師始命東  
山遊擊將軍鄧鍾率所部精兵偕雷陽副總兵黎  
國耀瓊崖參將莊潤陽各率所部廣雷瓊土官兵  
共八千有奇分道協剿監軍則雷州府同知萬煜  
紀功則瓊州府同知經仁本而分守海南道參政

林如楚兼督之議者請盛夏酷炎進師不利官少  
須以待秋初鄧將軍持不可夫智貴矜力貴笑賊  
恃險煽亂乘其無備一鼓可克今秋禾將熟逡巡  
不進賊得獲而守一人據險千人莫過師老矣何  
克之爲督府善其議趣令進兵維時碇門爲賊關  
隧最爲天險鄧將軍獨當之黎將軍兵嚮定泉莊  
將軍兵嚮水焦約閏四月初八日會戰賊料定泉  
水焦層巒絕巘勁弩踰伏我軍不敢深入碇門當  
孔道率其驍牛坡星等守之先是四月鄧將軍移  
兵馳鼓嶺爲水焦合擊狀倏初七夜撤而趨襲碇  
門諸士有難色將軍登定功峯觀天象適見水星

蓋於金星晶光燭天大喜云此破黎之兆也諸士  
皆奮躍賈勇先登銜枚而前賊兵殲死戰兩岸矢  
下如雨軍士用皮牌擁衛各以三眼銃火箭亂射  
殺其驍牛坡星諸賊驚哭曰官兵自天而下耶追  
奔嶺背大破之賊首王樂天引小嶮賊徒七人號  
七虎圖爲策應立斬之軍聲大振次日莊將軍兵  
由水焦進又次日黎將軍兵由沙灣進後先夾擊  
直搗居祿尙焚其聚落鄧將軍誠兵固壘因糧於  
敵窮搽五疋乾脚賊首黎馬矢等數十人計窮就  
縛賊眾潰散怖死者躓僵者澤跳者伏菁林而立  
結營不可勝計棄弓天納村落者咸待以不死甫



四月黎悉定計會勅一千八百有奇拓地三百餘里督府下令班師瓊父老子弟鼓舞懽若更生爭操牛酒遞道爲將軍賀旋核功次以聞上嘉乃丕績特晉督府兵部尙書守道參政林如楚加秩憲使將軍鄧鍾擢副總兵鎮瓊崖諸文武長佐而下各紀錄給賞有差遂議築水會城置守禦千戶所謂萬千年不拔之基已海南道副使程有守至區畫經營屹然金湯之固已憲使林如楚副總兵鄧鍾撫黎通判吳俸相繼踵至規畫先後不遺餘力乃留戍守興屯田勾軍伍稽畝籍創公廨伐山開道東通萬西通儋漸次疏通又設巡司以備譏

察立墟市以通賈易建鄉約以興教化監社學以  
訓黎庶時屈王正諸尚蠻扶老攜幼於新城觀燈  
玩彩熙熙然快覩昇平氣象而後督府聞之喜可  
知也頃鄧將軍時巡水會諸黎父老攜壺漿勞苦  
道旁拜手加額謂徵將軍吾儕何以有今日將軍  
避席稱謝硤門之役重邀王上寵靈遵督府碩畫  
一鼓而俘罪人諸凡善後事宜種種稟受成命何  
敢自多父老曰喜督府暨將軍大造於瓊吾儕宜  
謀世祀率眾創生祠於新城之西以志不忘而屬  
碑文於宗伯氏不佞尋在宇下聞見最核念事端  
初發未嘗不與眾同憂及茲側聽驩聲又不能不

與家同樂雖文辭多易竊以爲桑梓之幸無以加  
此顧茲役之預有勞者不能盡載謂宜著在碑陰  
並垂不朽若督府戴公燿副總兵鄧君鍾則終始  
其事勞苦而功高衆論攸歸又不容不表而出之  
也遂系之以詩曰皇矣聖明威加六合慕義嚮風  
莫不震疊蠢茲黎岐溟甸中窟蠱我腹心世爲蝨  
賊弄兵四出煽亂一方判服靡定虐熖方張帝曰  
來燿保釐南服哀此瓊人歲羅蠱毒誓清大憝受  
命徂征謀而淵默斷乃雷聲桓桓將軍允文允武  
仰視乾象潛移師旅用奇奪險宵襲制勝銜枚破  
關裂竹響應會是螳臂而當車轍載扼其吭載窮



其穴橫屍血流，神海之欽，狐妖憑邱，鹿鋌走陰天。  
厭盜虐師，不踰旬，執訊獲醜，其捷如神。王路載清，  
黔黎相慶，遐荒旣平。四國是定，雪夜破蔡。五月渡  
瀘，視此鴻功，千載同符。捷聞當宁，褒賞酬庸。天掀  
地揭，宴歌彤弓。帝睠南顧，還我將軍。經營善後，保  
我黎民。畝澮潏潏，崇墉言言。百千萬禩，炳烺長存。  
定國勲勞，昭哉祀典。飲食必祝，垂休琬琰。將軍讓  
功，曰維督府。督府不居，歸之天子。天子萬年，垂衣  
舞干。勒此豐碑，昭示百蠻。

瓊山表賢亭記

表薛遠郡宥  
邱濬林繼

明僉

胡

榮新喻人

四賢俱發軔，巍科接踵。要路猷爲足，以匡時特政。

風裁足以激揚濁清文章足以補助道化貞瓊人之師海內之望也且其家庭孝友之稱鄉黨信義之行又瓊人耳目所逮聞飫見脫無上人之表著當亦有感民興善之效矧復建亭表其里以聳民觀瞻乎風聲所樹動人被物將勃然莫之能禦也榮忝職提學風化攸司嘗叨聯法從於諸賢之後是舉也憲臣尚德不尚威瓊士丕式於前必有丕承於後也遂不讓而書此於石

濱壅圩岸記

明符

銘

進士  
中書

天農莫重於水利之脩也故苟破修而盧江之人  
大豐白渠鑿而邦國之用以足古人以是究心人

無不蒙其澤矣邇來分遣官屬教民置陂塘備旱  
澇是則三代溝洫之遺意斯民之所以享其利樂  
其樂者一何幸歟珠崖舊郡隄防曩以江水泛溢  
衝突水失其道邕潭等都民田荒蕪時學正張宜  
舉率諸田老相地高下增築之水復其故膏我稻  
禾家稔人足前元己亥堤障傾頽飛沙壅水相輔  
爲害屢塞不能固茶我農夫洪武乙亥邕潭父老  
具實陳於朝詔許修復諭民之食其土者赴工則  
通力合作木石則計戶均收寬其役而復其家時  
己卯廬陵陳君來宰是邑以民事爲不可緩荒度  
舊障增卑培薄一如朝命命里老馮普昂重之晨



夜展力越月工成方其始也人皆憚勞中而有成  
 則疑者信勞者悅及其終也皆欣然相賀曰不識  
 不知何成工如是之速也堤之高厚如陵如阜勞  
 雖一時澤延永久後之子孫其咸賴矣時予適告  
 歸於鄉父老因屬識其始末以告予維天下事功  
 雖待人而舉惟賢者能之不爾何以百年以來至  
 今日始成厥功哉是功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  
 若西門遺利白丹壑隣之比後之食斯土者視高  
 亢無旱暵之憂卑濕有膏腴之美豐年穰穰含哺  
 鼓腹孰不思今日之樂乃先人勤勞之賜也又豈  
 不興永念維持愛護保障於悠久哉斯障既久則

德之在人心者愈久而愈不忘卽其利思其人乃  
功乃德彰彰然有不可掩宜與斯障相爲終始已  
奚待予言而實遂書爲記時亡卯冬十一月二十  
一日

仰止祠記

明廣西李 珊  
僉事

祠以仰止名者莆陽宋先生取小雅車牽篇辭之  
義扁予庠先賢祠也將以勸懲後學傳道而濟世  
焉祠在先聖廟儀門之東故規不曜宏治庚申春  
太守石公中立來刺於斯乃葺而大之清嚴整潔  
高明有容歲冬先生試於是邦翼日謁廟訖升講  
堂環齋舍庫廩而視之閱先賢之在祀者召教官

諸生而告之曰國家設庠校以教育人材建鄉賢  
祠以激勵風化忠孝教之本化之源也本之不造  
於治化何考之載籍宋祥興間安撫張公應科帥  
兵取雷州戰不利死之宋祚訖安撫使趙公與珞  
義不附元竟死於敵其風可尚也胡爲而闕祀若  
雲其人者仕於宋宋亡仕於元非義也胡爲而列  
諸祀宜規正之以崇祀典眾皆唯唯命是聽遂  
黜其所不當祀而進其所當祀者教本以明治道  
以樹祀嚴矣先生事竣而歸教官輩合辭請於石  
公以紀其實公命以文屬予仰惟朝廷簡憲臣董  
學政冀其崇文化敦教本以還太平之治先生以



故家文獻之傳爲世大儒德行文學輝然綽然令人且仰且慕非飽飫經史表二公之行節孰得而傳之嗚呼文庠不振教化淪湮郡邑之所教不考其德行道藝之規而士之所學又皆詞章之工科舉之習使人見利而不見義禮讓之化不行風俗之弊斯極先生爲是舉也殆欲成就我後學移易我風俗古道庶幾其復興乎若夫視其扁誦其辭忍先生獎提之意翕然以忠孝爲心修經濟之業成王佐之器人應風雲嗣蹤前芳嘉謀善政效於當時危言抗論之不諱而富貴之言不能誘也否則見危授命立功顯名臨大節而不可奪而保全

之說不能惑也謝事而歸於其鄉教人以孝弟忠  
信文章可傳德行可述而沒世不稱之謂不能加  
也如此庶不負國家作養之意不負先生期待之  
功則利溥矣何人材不充風教不興乎敢錄其事  
礮諸石以詔其後若夫先賢之名氏事蹟詳於實  
錄茲不贅是爲之記

巡按蔡公散漕黨碑記

明吏科  
左給許子偉

侍御蔡公之按吾瓊也理百年之曠轍剔窮陬之  
積蠹播萬靈之新社貪黷解綬氓庶維新真奇蹟  
哉而最著洪伐鐫貞珉而不泐則莫散漕黨若也  
瓊之有漕蓋十餘年所矣始當事者念黃池赤子

不欲專騁戈戟以干天和而若黨在撫綏之後名  
爲良民而攘民間利如故頻揚帆西向載珠合浦  
扞憲網不休洋裏遘舳艦稍脆輒反戈吞噬而四  
方亡命臧獲遁入其中相倚爲奸有司壹志包荒  
示德不欲問且以彼爲強藩且以彼爲勅禦以故  
若黨也動聯百艘孥口盡孥而逝則有疑有司之  
心有司躊躇顧盼謹愆爲備則有疑若黨之心瓊  
之民蜚語搖惑以瘻毒旦夕潰也則內以疑有司  
之心而外以疑若黨之心瓊之勢亦岌岌矣所幸  
侍御蔡公至洞奸燭詭講義樹恩一朝而散處之  
且諭之曰朝廷廓天覆待若不死若奚以明報也



則首者泣而聽俄而曰廬室邱塚之念人人俱有  
何若竄別境觸亡命爲生也則從者泣而聽不浹  
旬所云舖前盜藪焦蕩爲隰郊襍諸闖闖中尚意  
曰若而李若而陳黠不可近而卒相帖帖也於是  
乎瓊無漚漚無黨亡復猜忌而煽惑者矣吁嗟乎  
曷以能是哉公之學力追聖軌矚天理甚晰故以  
天理感人而人亦以天理應之其相與帖帖而亡  
復猜疑煽惑之態則天理之効也偉奉役旋里間  
從薦紳父老頌公不朽勝事僉謀碑焉偉乃載筆  
言曰吾人活霄壤間恃此天理而盜乃滅之然實  
未嘗滅也彼若人猝以天理應公如重雲之快睹

白日何忍復盜有司樂天理之在若人而漸靡有  
地何忍復跡其盜瓊之人方與捐故轍締良盟何  
忍薄之於天理之外而復詆其盜自此深箐嘯聚  
之輩願投弧矢勤畚鍤以沃壤益常課而瓊無內  
憂自此洪波狂逞之徒亦且斬楫淪檣潛就樂土  
斬固天年而瓊無外警則皆公餘澤矣公之有功  
德於瓊夫豈不閎且迤哉公名夢說字君弼別號  
梅岩起家名進士爲閩漳巨姓諸盛政在粵蓋弗  
克縷敘云

建府學尊經閣記

明副使唐可封富順人

學校賢士所關修理提調之事瓊府有學其來久

矣士出其間彪炳烜赫後先相望學何可議耶然  
革故鼎新補偏救弊則有不容不以時舉者萬厯  
五年秋予始蒞瓊謁學日周回四顧鴈峯峙其前  
大海遶其後左有七星山之排空右有石山嶺之  
壁立誠巍然一具瞻也獨其間啟聖祠列後非所  
以崇祀儒學門由右非所以從陽廡位省牲齋厨  
官舍類皆缺而失次非所以盡制一切書史率皆  
散漫無存間有存者又貯之無所非所以尊經因  
與寅君楊繼文黎九皋周良德商榷經畫錯綜營  
度詢謀僉同予復思曰瓊之財力竭矣是舉可易  
易乎惟以漸圖之鳩工飭材日積月累首遷祠於



西之高阜次遷樓於祠之舊址次遷門於學之東  
位如廡坐如石室如牲所如齋厨如官舍如牆屏  
靡不次第完繕煥然一新是役也起於七年春成  
於八年秋費取諸贖民財無需也工取諸徒民力  
無罷也予惟盡吾事然耳一日教授陳天瑞等率  
諸生索記予曰拓地開基以振頽者有司所以修  
其度飭躬勵行以完真者士子所以修其天爾多  
士其亦知吾今日修學而必以尊經名閣之意乎  
閣之尊經尊以迹也士之尊經尊以心也是故絺  
章繪句膚其蘊也競華爽實滅其質也交游匪類  
喪其朋也奸賭是為斲其良也希世取寵乖其用

也有一於此皆非所以尊經經不尊卽駿奔在廟  
亦升降之文耳出入是門亦往來之迹耳藏修游  
息亦游玩之具耳吐藻呈葩揚名海宇亦榮身肥  
家之資耳何有於升堂何有於入室何有於設學  
校儲養人材與今日修理學校之意茲因師生之  
請而畧具其事與心云

瓊州府儒學記

張泰

宏治紀元廣東憲副新淦陳公朝彥分巡海南道  
奉璽書整飭兵備越明年武事旣修四境無虞詣  
郡學謁先聖禮成周覽惟大成殿宏壯可觀至於  
庶門庖庫以及師之分教之齋上之肄業之舍卒

腐朽弗稱上兩旁風日就傾圮公似嘆曰學校首  
善之地風化之原斯民之具瞻誠司政教者之先  
務也顧庠陋若是非缺典與乃命有司庀材鳩工  
不亟不徐經始於宏治二年己酉八月訖功於三  
年庚戌正月凡爲殿之左右兩廡若干楹櫺星門  
戟門雲鼓石柱各十二神厨祭器庫各若干間堂  
之東西四齋若干間增肄業舍若干間修會饌堂若  
干間樹儒林坊於通衢且按舊碑詢父老復勢要  
侵學之左田若干畝學之後塘大小二方相連仍  
於殿堂悉加潤色丹漆黝堊咸極堅緻旣完且美  
輪奐一新高明闢爽壯觀麗邑是舉也費自公出



而民不憚勞有司告成於野而落之闔郡士民咸  
樂趨觀諸生唐顯祖等懽忻踴躍謀勒石以傳教  
授南海吳君元走伴奉書幣來徵予記

海南道梅巖蔡公生祠記

明副使戴煇長泰人

梅巖蔡公以直指使者飛航按瓊法墨摧暴銷叛  
均徭所為瓊人畫百世之利者難以枚舉北渡之  
日瓊人扶攜攀轅至車軹而不得前且勒珉以志  
遺思云後十九年以觀察使者督學治兵於瓊豐  
功渥澤如直指時及遷秩行瓊人扶攜攀轅亦如  
直指時又八年同郡戴子煇承乏是邦瓊人爭擁  
車前問公安否無不悲喜交橫言已而聚族立祠

得地北郊之達文武將吏相與捐貲鳩工庀材郡  
守歐陽君璨丞李君鳴陽祇董厥事未兩月而工  
告竣既堂既寢罔不具飭參戎何君斌臣別駕俱  
若夢騶萬守林君廷蘭指揮崔宗廕等若而人又  
爲買田若干畝充春秋祀費造請於戴子熺曰子  
之鄉幸而有蔡公蔡公之祠又幸而及子之在是  
邦春秋俎豆能無辭以志遺思余自維材最駑下  
慚負後辱然而公之芳規在焉惟畫一守之余焉  
敢辭於是仰而嘆曰嗟夫瓊人思善哉思而在數  
年之後也可以觀真矣夫召棠猶在虞柳勿剪杜  
石可沉羊碑不磨古今以爲盛事而後之人赫赫

材名爭詫爲步石踵虞提蓋躡杜而其民亦窺其  
意所欲得爭之爲俎豆以附於棠柳碑石之思然  
居官則思去則已通顯則思晦則已當日則思數  
年則已叱何以故哉真思者正氣之所感非可以  
材名而致從來以赫赫見材者叱霆矚電孔姆溫  
續非不可爲國家張氣而保元然一涉利害遇艱  
危每至弁股嘶聲削息喪膽臨道躊躇坐失千里  
能察機觀變而銷禍於未形否能從容指麾而救  
危於將亡否其氣有所不足而緩急無所恃賴安  
能繫人心而動之思也惟英偉豪傑之士有邁往  
卮前之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投之以大而不驚



臨之以卒而不撓當之以變而不亂能於轉盼咄  
嗟之間而豎奠枕歸疆之績藹然遠動人心之思  
此非孟氏所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者乎蔡  
公以孤忠勁節獨立於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  
狎玩自爲直指及爲觀察慨然以澄清天下爲己  
任廉墨之所激揚良暴之所摧持防垢之所瑾剔  
芬痺之所標瘡其利澤可數千百年而未竭瓊人  
戴之將數千百年世世子孫奉公而無休已而其  
最感人而動人思者則莫如散漕黨一事當李陳  
二曾結夥鋪前陽聽縣官招撫而陰懷異志動聯  
百艘稱戈吞噬有司徬徨莫敢問岌岌乎如瘡毒

旦夕且潰公至檄二會至庭承以大義諭以禍福  
二會相對泣下歸傳諸黨數日悉解散去海氛頓  
清迄今三十餘年瓊人談之無不咨嗟感嘆壯夫  
聞之心傾神越弱夫聞之亦且毛竦骨豎舌矯而  
久不收也然則瓊人之所以久而思思而殫也豈  
以材名致者哉公之正氣彌宇宙故能使將吏傾  
附紳韋承風田畯舞潤而德久彌渥功久彌彰思  
久彌新公之正氣不可撓故一忤總憲再忤政府  
三忤功司持憲中外者什二怡情泉石者什八然  
至談天下英偉豪傑必爲公首屈一指總制許公  
直指王公心好之不啻口出豈非同氣之求而好

爵之糜也哉今聖主思用耆舊且倚公爲社稷臣  
公且以計安瓊海者計安社稷名世勛猷將勵鼎  
勒之燻敬拭目以俟瓊人曰善趣登石

改建兩伏波祠碑記

戴 燻

上御極四十有五載華夷率俾幽明咸熙自昔忠  
臣名將膺狄助夏卹災捍患有功德於民者莫不  
秩於祀典罔時怨恫維漢邳離新息路馬兩伏波  
將軍廟食鎮南而瓊郡之祠猥在叅將公署塞後  
若北面而朝者戴子燻渡海之三日謁於祠下仰  
視榱桷而嘆曰嗟乎邳離伐夷新息苦戰關三千  
餘里活百千萬命而不得葬之宮以居迺寄人



門屏爲饗哉於是行營演武塲之西高厰地伐木  
鳩工爲廟蓋與漢前將軍關侯廟並峙云參戎何  
君某某遂遷兩將軍神位而俎豆之請瘞爲記余  
維於天爲三立而不朽而功與德未嘗歧而二之  
蓋夫子大齊之功而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  
又曰如其仁如其仁故膺懲則功而捍卹則德至  
於生爲人英歿爲鬼雄捍卹之靈百世彌光而供  
奉之虔遍海內外則惟前將軍關侯耳兩伏波將  
軍蓋以功則管相之族以德則關侯之亞也此非  
所謂不依形而立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乎  
瓊南在三代爲遼絕殊黨之域聲教不暨正朔不

加至西漢邳離伐滅其國始仰流而受號然迄東  
漢叛服靡常至目爲荒裔不足誅鋤新息苦戰懷  
音向內而衣冠禮樂遂斌斌與中原埒蓋是時瓊  
爲混沌之世而兩侯並著開闢之功大海天塹汪  
洋浩淼怒濤顛波吐蜃揭蛟望洋內若多至股栗  
魂喪卜於二侯曰吉而後敢濟真蘇東坡所謂度  
量權衡而不吾欺者蓋此地人苦風濤之險而兩  
侯並顯並濟之仁瓊南之民以兩侯爲管相而南  
北之濟以兩侯爲關侯關侯之祠遍天下幾與學  
宮浮屠比而兩侯之祠迺猥焉卑所以報之者至  
淺鮮矣安在其罔怨悃神其可不恭而改建其可

或緩諸或曰極治之國其神不靈爲政者將汎掃  
夷孽靖恬海氛斯民不祈而得其所欲不禳而除  
其所患烏乎有冀於神是不其然夫飲水者知源  
饗利者思報農之報德也以其魚菽豈謂吾儕食  
而享膺懲捍卹之德而其報顧後於農與豺獾鄉  
者黎岐交惡中國之福而好事者非之謂南之地  
如甌脫而鮫館綃宮不熄滅者哉翁故表而記之  
以動瓊人崇德報功之思且識主上華夷率俾幽  
明咸熙之治云

金粟泉記

明狀

元黃士俊

順德人

瓊郡城外北隅有雙泉焉蓋神奇古蹟也雙泉者



何宋學士蘇長公所鑿也公以謫僭寓居於瓊鑿泉飲息兩泉相去咫尺味甚異嗣後郡守陸公建洞酌亭於上石刻東坡雙泉四字及李光謫居九年有曾是雙泉舊主人之句在宋嘉泰二年郡守萬公重修教授蔣畹作記然填廢已久卽吾鄉文莊邱公亦有雙泉湮沒不可見之嘆僅述之父老指言東邊一泉時浮粟粒卽今之金粟泉是也噫嘻由宋迄明歷幾百餘年斯泉或興或廢亦幾百餘年第其一種神奇之脈不可磨滅嗣前守翁公掘地應讖欲興繕而未竟山靈原有待也豫章謝公乘折衝樽俎之暇爲舍郊勒道之遊臨泉之境

觀泉之瀾開泉之竒飲泉之醇玩泉之味豁目盪  
胸賞心不已始鳩工聚材置庵增亭買田開塘設  
院養士題聯勒石於其間而別駕潘公司理傅公  
相與贊成壯山之麗萃人之文共圖垂不朽勝槩  
夫危岩飛棟灑青翠以延海霞者泉之空中樓閣  
也穿亭上下臨二曜而來八風者泉之洞裏乾坤  
也十畝銀塘湛天光而倒雲影者泉之文瀾錦漪  
也齋廊星燦集絃誦以擬騷雅者泉之洋洋金石  
聲也若夫棲大士之神以傳吾神鼓諸靈之化以  
邁吾化鑿石龍瀉瓊漿所以活游龍之氣也疊銀  
床擁金粟所以儲出粟之源也泉至此不亦神竒

乎哉使泉而非神奇也何以待太守而點綴完滿  
也昔人謂東山之墩以有前謝公而增重予亦曰  
南國之泉以有後謝公而効靈蓋昔之視今猶今  
之視昔其神奇不在山泉而在心精心心各具一  
如來則人人自是一東坡矧瓊舊稱奇甸海南文  
學素號鄒魯故吏斯土者多神君毓斯土者多奇  
士乃今得太守之修培當若斯泉之流金湧玉滌  
溢不竭然因續蔣公記以俟筆之史端

瓊山縣志卷之二十五終